

韋齋集卷之八



新安朱松喬年

策

試館職策一道

對天下有常勢非人之所能為也自古恢復大業之君雖其憑藉積累之基有厚有薄祖宗德澤之在民者有淺有深然皆徒手掃地無尺寸可挾之資而卒能有所立惟能因天下之勢審擇立計而固執之以求合夫當世之變而皆不足以為難也是以姦人矯誣竊弄神器國命移奪大統中微而不足以為難千

戈之釁起於骨肉裔夷投障蕩搖中夏而不足以為
難五大邊尾大中乾強藩阻兵提戈內指而不足
以為難此漢晉有唐中興之君所以起時合變而各
有所立考其行事而質確其成功雖未易與創業之
君同條而語亦各因其一時之勢如此而不可誣也
昔之君子蓋嘗有以少康為賢於漢高帝而評創業
中興之難者矣世徒見夫草昧之初四方之姦豪圍
視而起必有扶智勇絕人之資者與之驅馳角逐於
矢石干戈之間崎嶇百戰次第削平而後定于一則
曰此創業之難也承奕世之弊先王之澤微矣猝然

有非常之變發於智慮之所不及乃欲徐起而振其
契疏剔荒穢支柱傾搖以求趨於安全順治之地則
曰此中興之難也蓋嘗論之謀國有得失而成功無
難易方經營募集之初其勢如洪河巨川橫流於中
原突踴衝擊分裂四出自常人觀之雖欲拱手終日
以求遏其勢之萬一而不可得智者因其勢而利道
之積之於其所當止投之於其所欲趨孰不靡然以
聽吾之所為者曾向難易之足云哉方新莽之盜漢
也漢之遺臣屈首屏息以聽命之不暇一時英豪不
勝其憤投袂而起舉恢復之師者曾未及有為而奔

走折北一敗塗地光武興南陽故人因下江之衆屠
尋邑百萬之師於昆陽之下逐夷大憝不失舊物而
漢中興方群胡之亂革也劉元海起晉陽石勒起上
黨苻姚慕容次第爭奮元帝東渡提其雋又以為耳
目股肱心膂內則王導周顛立經陳紀以安輯邦家
外則賀循顧榮喻德宣譽以鎮服同異卒以襟憑江
漢垂裕來世而晉中興天寶幽陵之變河南北淪沒
二京不守肅宗起靈武以羽檄召勤王之師李光弼
郭子儀以朔方之兵拘三河以收趙魏張巡許遠合
豪傑之力嬰睢陽以蔽江淮卒以芟夷安史汎掃九

廟而唐中興是三君者雖功烈之崇卑不同其本末
始終可考如此是宜明問以謂所遇之時所因之勢
有所不同不可以一槩論也迹夫生民以來天下之
變備矣積功累仁享國長久莫如周而宣王號中興
本末終始見於詩之二雅然核左氏之語則南國有
敗績之師驗范曄之論則克戎淹歷歲之久蓋雖未
能純於文武之序而豈後世遭變之君所能及哉誦
雲漢之詩其辭憂迫勤懇則有以見其側身修行惻
然有應天感民之實百姓所以愛戴歸往而不思忘
也誦南征北伐之詩其詞切直而奮厲則有以見其

將卒協心卒乘輯睦此蠻荆獫狁所以莫敢不震動
疊息而華夏乂安也誦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之章則
有以見在人主之左右者咸懷忠良以善王心而無
沮撓事機妨功害能之行也誦吉甫作頌穆如清風
之章則有以見謀謨帷幄之臣莫不相與協和精白
以圖事功而無權利相軋涓疾讒基之行也以至民
不安其居大夫為之還定安集勛勞于野而不怨則
見於詩之鴻雁君臣相與愛日待旦以樂事勸功而
無玩歲愒日之意則見於詩之庭燎此其所以承厲
王之烈而文武之業未墜於地赫然中興播於詠歌

其所以致之之道焯乎其不可誣蓋如此也若夫擇
其善而懲其違察其始以要其終蓋有不純於文武
之序者後之君子將酌古以施今不可以不論也是
以不知以佚道使民而使瓜牙之士不得養其父母
而有轉子于恤之歎有如祈父之所刺不知建德以
保民病其離散料于太原有如仲山甫之所譏以至
怠于千畝之籍不知務農以敦本而撓敗及之然則
淹日持久而功烈不終無怪乎如左氏范曄之所記
歷觀古者中興之君臣將以大有為也必相與憂勤
惕厲戮力一心撫事機之會日計其進而歲計其成

將欲圖是功也則必有是事事立矣而功隨之未有
泰然無事而聽其自為者也譬如築室自始基以至
於成譬如稼穡自始耕以至於獲理之必至不愆于
素築室而草創則必有震風凌雨之憂耕稼而鹵莽
則必有凶年饑歲之患如周宣王其合於先王之道
也足以致中興其不純於文武之序也亦足以致克
戎之不易後之承前緒而當危亂之後者可以不鑒
哉恭惟 國家祖功宗德涵有區夏僅二百年方將
系隆復振於夷狄侵陵之餘收遺民於鋒鏑煨燼之
中興之竭力以圖恢復明問乃謂欲用今之勢而圖

回之何劇何易孰後孰先搜拔賢能之方設施政事
之統必有卓至之論悉之究之以備采擇嘗謂自古
天下國家興亡有至計而國勢之強弱兵力之盛衰
土地之開闢不與焉一日順民心二曰任賢才三曰
正綱紀非以國勢兵力土地之三者為無與於興亡
之數蓋非興亡之所繫故也衛之孱微而季子知其
後亡楚之敗亡而逢滑知其必復則國勢之強弱非
所論也吳克齊師而子胥有天祿亟至之憂越棲會
稽而范蠡決定傾與人之計則兵力盛衰非所論也
天寶之功拓地至廣而無救潼關之敗奉天之守無

地寄足而終推長安之寇則土地之開感非所論也
然則天下國家興亡之至計蓋有在矣孟子曰三代
之得天下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大哉斯民
之心乎自古興王所藉以為立國之基本而無敢輕
犯焉者也是故思祖宗之所以得其心者而纂述其
志鑒往事之所以失其心者而毋踐其轍以至發政
撥事制令出法又皆求合於所謂至愚而神者是以
可以使之蹈白刃赴湯火而不可與為亂夫誰興之
敵所謂順民心者此也天下未嘗無賢才也夫所以
任之之道則漢唐之季舉天下之賢才而錮廢翦棄

之王室亦哀得所以任之之道則百里之國而強鄰
暴國莫敢肆不義於其君是以兼聽博采而務其並
進委任責實而要其成功然後舉天下之事唯吾之
所欲為無不如意所謂任賢才者此也自天子至於
庶人等級相承以建邦家蓋有綱紀以維持聯屬於
其間是以長久而不亂若夫風憲之威振而朝廷清
明邪枉之門塞而朋黨銷伏嚴刺舉之責使姦凶者
不得以病民申紀律之威使驕惰者不得以冗食夫
何患天下之不治冠譽之不滅哉所謂正綱紀者此
也歷考前世興復之君謀國膺變之方雖不可毛舉

其要不出於此三者是以我有卓然可恃之備然後
察其四方之變徐起而應之扶衰而錯之盛補壞而
復於全其必由此矣傳曰君子受日語有之時難得
而易失惟上之人實圖之謹對

策問八首

一

天下未嘗無非常之變也然有國有家者或因變以
成功豈非在其君臣相得之際哉小白遭無知之變
而管仲相齊以霸諸侯句踐會稽之難而范蠡佐
越以滅吳昭王承之噲之亂而樂毅佐燕以報齊是

皆傾覆困蹙之餘自他人觀之疑若僂然不可以終
日而三君子之為其君謀也僅若寓物鄰家而明日
取之無不如志觀其謀國應變之方雖不可以毛舉
然莫不有一定之計君臣相與固守而力行之蓋夷
吾之霸齊是制國寓軍之法而已蠶之圖吳是驕敵
以待變而已毅之報齊是求諸侯之援而已夫謀其
國與謀人之國苟無屹然不變之計而依違僂仰以
僂倖於倉卒之間亦見其疎也國家承平垂二百年
比緣姦人擅朝腐夫弄兵馴致戎夷內侮之禍實有
宋臣子萬世必報之讐恭惟 聖天子憂勞側席日

延外廷之議其深謀至慮不得而知也敢問諸君亦
有一定之計當固守力行而不變如古人之為其君
謀者乎夫考古以施今非謂其已陳之迹意其圖回
內外本末緩急之序當有可言者有司願與聞焉

二

天下有大戒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父子主恩君臣
主義如人呼吸食息於元氣之中不可以涓臾離也
自古志士仁人非苟自輕其生以立區區之私義而
已蓋深畏夫君臣之義廢則為人上者不能一日保
其天下國家斯人之禍可勝言邪靖康之變殉利賣

國交臂以事賊者非失職不逞之流皆朝坐燕與謀
帷幄而柄廟堂者也今君臣方相與經營以圖中興
之業其舉未易以一言盡乃若學士大夫關於伏節
死難之義豈非今日之患甚急而至大者歟敢問何
施而可以救此唐至德復兩京群臣汗偽者三司條
罪差為六等重者誅死識者不以為過而或謂長賊
姦堅逆節以為用法太深之咎是非之說安在請試
言之

三

李晟之軍于涇橋也韓滉鎮浙西漕米萬斛往餽之

晨師實賴以成大功當是時天子在興元兩河之間
逆藩悍將往往與賊相首尾舟行所經數千里莫敢
睥睨僅若從枕席上過而無翕合之失其規畫調護
之方豈無有可考者邪屬者陝西五路之兵數以捷
告復遣上相之重開幕府以經略淮肥天其或者祚
宋以中興之業行當撫定三河克復舊都王師百萬
必仰東南之饋如況之規為有可考者亦子大天所
宜素講也

四

古者兵出而在行則有前茅慮無之警整而就列則

有鴻落鈞連之固止而在壘則有候遮扞衛之嚴要
以使敵人莫能得吾間然後三軍不可敗而將軍安
故兵法曰三軍以戒為固以怠為敗今夫自漢以來
號知兵後世祖述其說以為不可及者莫若韓信曹
操信方堅壁脩武漢王脫成臯之圍自稱使者晨馳
入信壁而奪之軍既滅楚陔下則又襲奪其軍於定
陶操方圍鄴袁尚使李孚入鄴城出入歷重圍而操
之軍中不知也蓋嘗疑其方連百萬之衆謂宜候望
精明樞機周密無可乘之隙而乃使人歷其几席之
側而莫之寤此與棘門霸上之軍何以異有如肘腋

之間姦人伏忍竊發則將何以待之不知後世猶以
為深於兵法者其故何也無乃雖有是事而不害為
知兵歟諸君宜極論其所以然者

五

自古君子必為執御之學而國馬之富足以為駢服
之備是以戰未有用車者固有易之以徒而微勝
一時者矣而非其正也後世遂易之以騎其以騎易
車者亦有知其所始者乎左氏雖喜言陳法其載一
時卒乘偏兩之制猶矣而未始及騎然太公告武王
十勝九敗之詳其說在六韜之載騎武王之時有其

法而絕不見於春秋之世此又何說哉或曰六韜非
周書也戰國知兵之士祖其餘論而推廣之設為問
對以極兵家之變今觀其書知果橫出難以竒詭有
認認然憂天下之諸侯合而軋已之意聖人之用心
其元不然矣雖遂斷然以為戰國之書則又何以稽
之故因以推原騎戰之始與夫絕不見用於春秋之
世及六韜之可疑者而訪之二三子

六

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者方日不暇給又高經遠持
久之計是以雖目前之功不可見而常享歲計之初

漢光武講議論通於投戈息馬之間晉中宗延武之
元投荆棘以立朝廷亟立太學使貴遊之習隸漢焉
菁菁者我之序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壽繁之
矣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所以明人倫也方時多事
四方皆智門已馳騫而四起然後采之若未有陶冶
成就之方以為異日之儲將何以善後君臣之大倫
不明于天下士大夫不以苟生為耻而關于伏節死
難之義則有夫物者誰與共保其天下國家然則育
人材以廣多士之儲明人倫以起義烈之風學校其
可緩邪國家駐蹕東南以圖興復而于崇丘庠序獨

未遑暇今欲建官定員延四海之孝秀而摩厲之以
德義其亦可乎或曰方戎夏交梓邊不得撤警箕歛
以供軍猶懼不瞻而何暇及此是以願與諸君評之

七

書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夫君民之相求非相
為賜也斯民釋其厭惡而求其所依歸審固其心力
以聽上之政令而不敢辭者以上之人能為之去
其穢而為之主也王者亦恃斯民歸我之心以為立
國之基是以社稷久長而國家安此三代之所同也
戰國之世棄德音而不務衛鞅之佐秦顧獨美田廬

而久復除以備三晉之民劫之以勢狃之以利要以使之非耕戰則無以要利于其上生齒日衆而國富強故能四世有勝以一天下雖非王者之盛節蓋未有不以民為本者上方志恢中原而天邑有盜據之虜日稔其惡凡今自拔左袵之中携持而來歸者皆祖宗積世涵育之遺黎裔胄也吾所以勞來安集之豈徒鎮撫其惓惓之意而已攘夷狄而復境土將又基于此今欲搜其雋良黜其鬼瑣收恤其鰥寡介特之無告者使之安其居樂其業而無羈旅流落之歎此亦學者之所宜素講也敢問何施而可以臻此

八

戰國之世齊愍以技擊疆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荀卿曰此皆干賞蹈利之兵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雖秦之銳士不足以當威文之節制嗟夫有國家者雖未能去兵而無古人節制之法糜爛其民以爭社稷一旦之命是豈仁人之用心也哉諸葛亮以區區新造之蜀歲出其師以窺魏之關中軍出之日天下震動而國人不憂論者以謂雖威文節制之師無以過夫以魏兵之強未能加秦之銳士而亮終不能少騁以得其志此又何說哉唐既一天下異時控

弦之雄憑陵邊疆患苦中國者偏師深入亟歛手而
就禽兵威之所加鞭笞百蠻莫不如意中世盜起幽
陵兩河橫潰蓋有屹然提孤軍以當乘勢熒疾之鋒
無敢犯躡其師徒者比歛兵而據險賊雖垂涎以晚
京師逡巡而不敢進一時之將蓋庶幾有得于古人
節制之意皆有遺法著在方冊諸君其推明荀氏立
言之指攷此數公部分教勒之法有合于古人而條
析其勝負得失之所以然者為有司察言之

韋齋集卷之八

韋齋集卷之九

新安朱松喬年

書

代人上郡守書

竊以明天子閔仁遠民思有以鎮綏之輟閣下於臺
端之重付以一州視事未幾塗炭之遺民人人自以
為將被惠澤困於會暴之吏抱抑屈而不得申者人
人自以為有所赴愬州縣之吏潔操行抱才諳者皆
奮迅淖被人人自以為將受知於下執事其於此時
實備下吏竊嘗自念士之仕於州縣者雖其志不足

以及遠然上之則欲扶持柔良折伏姦暴獄訟必毋失其平施舍必毋失其中稱朝廷所以委使之意以求知於上下之猶欲整簿書急期會期於無過以免訶謹詰責之辱又不及是而愈下則刑戮斥逐加之而不以為過今政和建之下邑也剽盜之後民無蓋藏旦關公門訟訴之牒不能十數常賦之輸比他邑或不能十五無豪宗大姓陵轆細民以廢亂政化地斗入東南與溫福為境又非孔道共億厨傳之費以臬之庸踈處于此竊自隱度以為奉令承教或可以無過曉于下風今者廼聞閣下有意督過之深恐進

見之際迫於威嚴區區之意造次不能以自達輒以尺書控懇於下執事某少失先人與老母相倚為命今行年逾七十矣今夏暑方甚府中遣吏持檄敦迫赴官冒大暑扶侍上道到官未幾得寒暑之疾妨於飲食寢興頃人至今未平也方得疾之初山邑無醫藥回皇休迫莫知所以為計適聞大旆入境念當具圖籍抱符鑰跪起屬吏之末庶幾咨稟條教聽受約束仰稱閣下具宣明天子德澤之意欲前不能進退維谷者累日夫親疾之所以亂其方寸者如此則獄訟施舍簿書期會之間容有精力之所不周照察之

所不及雖加以刑戮斥逐其孰以為不宜乃若某
之情則猶有可言者韓延壽為東郡太守嘗出臨上
車騎吏有後至敕功曹議其罰門卒建言曰今日明
府命駕未出騎吏父至府門不敢入吏趨出者父而
見罰得毋虧大化乎閣下方崇獎名教以整頓人物
必將有處於此以閣下望實之重督責之精明如此
而其平昔之志亦粗欲求知於世不至自棄於沒沒
無聞之地而最爾之色非有難集而不可為者倘假
之以旬月之期以閣下之靈老者飲食起居漸復於
舊敢不勵精軍力殫禦無所避若猶吏治弛廢過惡

暴列將投被自劾以聽命于有司閣下雖加以虧除
寬免之惠亦不敢承也

答莊德榮秀才書

某頓首昨屈車馬甚寵顧區區未能款扣所聞辱惠
書禮盛志謙雖不敢當然近世大學之道蕪廢士無
貴賤徇世相師千百一範莫知孰使陶之者不自量
其愚不肖竊有憐之之意頃來尤溪甫兩月雖獲遍
拜邑中之士而未詳也竊居深念惟小人之歸是憂
乃有識明志高傑然自拔於流俗如吾友者其為欣
幸未易具道夫仁而志學如農夫快一朝之飽而釋

終身之耕殫於溝中可立而俟然則仕而志學猶飽而念耕亦不足道也抑聞之先生長者禮記多魯諸儒之雜說獨中庸出於孔氏家學大學一篇乃入道之門其道以為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在致知格物以正心誠意而已其說與今世士大夫之學大不相近蓋此學之廢久矣自周衰楊墨雖得罪於聖人然乃學仁義而失之者至申韓儀秦之說勝而士始決裂聖人之藩牆以阿流俗之所好至漢文景之盛未衰也以及於今蓋嘗有以斯文為己任者起而倡之然世方嬰於俗學以自強屹乎其不可攻也某方急於

祿養未能往究其所學是以或聞吾友之言憮然歎歎若居夷而聞雅雖未詳其節奏之工然卓然於吳歛楚謠之中而不可亂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為艱夫問塗而之盲則知亦豈易哉以吾友之明苟以德為車而志氣御之則朝發軔于仁義之塗而夕將入大學之門以躡中庸之庭也如某之驚憂且追後乘而莫及其何以相吾子在勉之而已若舍此而問塗則今之學士大夫皆知津矣未即歎晤自愛之望

上唐漕書

某嘗不自揆以所學乎古者妄論天下之勢以謂一

介之士斂然自修於環堵之中其勢力輕重不足較於世也明甚至其風聲氣俗則有天下盛衰理亂之所繫者蓋嘗竊怪先王之時其士君子皆敦厚朴實溫然而自重富貴利祿若不足以介其意而後之君子鬻鬻其餘風者何其少也其一時號為名卿才大夫者名雖滿於天下而道不足以善當世之俗勢雖臨於一時而德不足以味來世之風上下相持以入於弊而風聲氣俗不可復振無足怪者三代而上其詳不可盡知然詩書所傳猶可想見士之退處於陋巷者時君世主招以子車聘以幣帛有非其物者欲

見且不得而况可屈乎故上之求其下也不敢輕非獨一日之勢有加乎士者不敢輕蓋雖天子不敢輕也故士之自待也不敢不重詭遇而貪得者出不容於朝歸不齒於鄉故下之望乎上者不敢以己之所不至者徵幸於一時而皆止於至足之分蓋在上者尊德樂義之誠不如是其至不足與有為而士之自立於世者不如是不可肯以有為也後世不然上之則有科舉誘之於前使之決道義之藩以阿世俗之所好下之則有薦舉推之於後使之因廉恥之隅以徇私意之所欲其間固不能無卓然自信異於孟子

所謂凡民者然猶習日久百世一範而猶責其有為
於世其亦踈哉嗟天此豈獨士之罪也嘗讀成湯禱
桑林之詞有曰士失職者知士固有職又求所以克
之蓋其從事於六藝之文而歷觀古今治亂興亡之
變隱之吾心而不遠質之聖人而不戾達之當世而
不悖此士所學乎先王之道者也是道也得之心行
之身發之言推而被之天下無二焉士惟有得於是
也抗顏不讓自任以天下之重而君子不以為誇待
之不以其禮則翩然去之而君子不以為傲與天子
周旋以圖回四海而君子不以為泰抱閭擊柝寸祿

是營而君子不以為汙士之職如是其重而不知學
先王之道以克之命曰失職之民故愚以謂士之風
聲氣俗有與天下之勢相閏者在於士之自重與否
而其失職而可罪者又將推之而責之在位之君子
恭惟執事以絕人之賢方進為於聖世天子付使者
印使來閩中以言乎民則入城生齒之衆執事兒子
撫而龍蛇驅者以億計以言乎吏則領挈衡稱輕重
升黜在於一言者以百計以言乎權則天子所寄以
耳目而事無巨細人無賢不肖皆得以言於上則亦
在位之君子也以某觀之不知其他閩中之吏苟賤

為甚自蹈汙曠少所愧恥上官一不得意則呵叱慢罵辟易不敢仰視雖其間有脩絮才請之吏得免於此者蓋寡則亦無恠乎士之不知所以自重也恭惟執事執古之道而行今之世固與夫今之所謂君子者異故以其之愚且賤而敢進其猖狂之說以謂風俗之美惡係於有位之君子而使夫士之自重者得少挺其志不至於失職而可罪則執事其任之甚江南草茅一介既冠與有名於吏部采閩中今七年矣不肯之名字蓋未嘗掛當路之齒豈敢妄自比於士之自重者蓋自度其疎頑無所用於世雖有好古之

志而於先王之道未有聞也揆不足之資以求之於人實懼獲罪而不敢比來尉尤濫為邑僻左雖辱在庇臨莫緣奔走於下風望顏色而受約束心以事荒舊業蕪廢是以滋不敢有意於當路之君子然竊嘗聞執事之美有嘉祐慶曆間公卿之餘風其青僚吏必以公事未嘗以其私忘部使者之尊以禮知名之士此其可以情告而理扣也故敢推廣其所聞於古者風俗之所關而以其青歸之執事若其者其亦失職而可罪之士也顧何足以與於此蓋嘗聞其說云爾其或市骨之駿式蛙求勇之意願自愧始將是

風俗之變人人知自好以求附於餘光而勢足以加
士者不得僕隸視其下其稱於天下之勢蓋不小矣
則執事之建立所以善天下而竦後世者為如何邪
謹復料理十數年來古律詩若干萬繕寫以為獻此
古人以為賢於博奕而已者若夫不自揆而論治道
言世事者欲求教而未敢也夫以下邑之尉卑且賤
世所不數平日未嘗為起居之間一旦以書冒言上
下相待之勢而不以為嫌蓋方以古君子之所建立
有望於執事而不以流俗之屑者自疑是亦古之道
也禮僭言高愧慄惟命

上趙漕書

某少賤貧進不能操千百之金冒易取資以長雄一
御遠不能求百畝之田於長山大谷之中躬耕以為
養反顧其家西壁蕭然溝壑之憂近在朝夕途窮勢
迫計無所出乃始挾書操筆學為世俗所謂舉子場
屋之文者其言快裂擊碎支離曼衍而不宿於道無
用而可笑不待詳說可知也既冠試禮部始得脫去
當是時年少豪銳之氣方俯一世而眇萬物向非有
禮義法律羈束於其後先且追隨一時之俠揮金
使酒馳騁而嘯呼以自快其意而後已惟其不得歸

故斂其使氣以玩世者而一寓於詩蓋嘗以為學詩者必探賾六經以浚其源歷觀古今以益其波玩物化之無極以窮其變窺古今之步趨以律其度雖知其然而病未能也竊嘗歎夫自詩人以來莫盛於唐讀其詩者皆粲然可喜而考其生平鮮有軌於大道而厭足人意者其甚者曾與閻閻兒童之見無以異此風也至唐之季年而尤劇使人鄙厭其文惟悲持去之不逮夫詩自二南以降三百餘篇先儒以為二南周公所述用之鄉人邦國以風動一世其餘出於一時公卿大夫與夫閭巷匹夫匹婦之所作其辭抑

揚反復蹈厲頌極道其憂思佚樂之致而卒歸之於正聖人以此為先王之餘澤猶可見其彷彿足以聳動天下後世故刪而存之至今列於六經焯乎如日月春秋之世列國君臣相與宴享朝聘以修先君之好往往賦古人詩以自見其意觀時稱情又當其物不然有君賦之而臣不拜其謹且嚴如此而晉鄭垂隴之會鄭之諸卿皆賦詩以屬趙孟而叔向因以知其存亡興衰之先後其言之驗若合符然蓋心者禍福之機也心取是詩而口賦之雖吉凶未見於前而神者先受之矣至漢蘇李渾然天成去古未遠魏

晉以降迨及江左雖已不復古人制作之本意然清
新富麗亦各名家而皆蕭然有拔俗之韻至今讀之
使人有世表意唐李杜出而古今詩人皆廢自是而
後賤儒小生膏吻鼓舌決章裂句青黃相配組繡錯
出窮年沒齒求以名家惴惴然恐天下之有軋已以
取名者至其甚者恃才以犯上罵坐以貽譴擯斥顛
沛足跡相及此何為者耶嘗聞之夫子曰詩三百一
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嗟夫聖人之意其可思而知也
夫王者正心誠意於一堂之上而四海之遠以教則
化以綏則來以討則服與天倍公牧于魯野而其馬

皆有用之姿蓋本一適而詩三百之意聖人取一
言以盡之乃在於此後之學者不深惟古人述作之
旨而欲以區區者自名曰詩誠可憫矣其也何足以
議此徒以少日嗜好之篤學之而不至也深惟學將
求塊於古人不本其求而唯末之齊亦見其勞而無
功矣恭惟執事高文興學擇準一世其主盟吾道推
轂後進蓋有先世之遺風方持使者節控引一路微
勞末技日效於前以希獎掖而其以菽水之意竊祿
僻邑未嘗得拜伏於下風得於傳聞不肖名氏似嘗
掛齒牙之餘論得無有稱道少日率爾之作以欺執

事者子篆刻可悔方竊自毒雖知唐詩人之區區者
為可笑而求以庶幾夫聖人之意此非執事將安所
質之竊觀執事大筆餘波溢為章句句法峻潔而思
致有餘此正如韓愈雖以為餘事而瑰奇高妙固已
超軼一時矣非深得夫聖人所取於詩之意與夫古
今述作之大旨其孰能至此其願聞一二焉故輒料
理十數年所學為古律詩五七言若干篇繕寫塵獻
譬諸博奕或可以奉公退之一笑昔宋廣平之沈下
僚也蘇味道為綉衣直指使者一日見廣平梅花賦
驟稱於朝始為聞人且廣平宏毅開濟之姿雖其未

達宜以表世而傑出豈其屑屑於一賦以求知於人
而味道於此亦復捨其大而稱其細豈非蘊諸中者
必逢時而遭變而後見強賂而自鬻者君子之所賤
而文字之美可一見而決以為階乎廣平則其豈敢
議然執事望臨一時四方之士希一言以軒輕於世
則其區區自獻而有望於門下者亦士之常分而君
子之所恕也文凡論僭今之君子或有所不容若夫
古人上下相求之美非執事誰望耶賤職自縻未由
高請願誨惴慄俟命

上李丞相書

其間今世游談論說之士未嘗不以人材不足為患
其獨以謂今世之所患者非乏材也君臣之大義不
明于天下而學士大夫關於殉國死難之節豈非今
日之患甚急而至大者歟蓋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
謂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譬如有生之類
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又至於死先
王設為禮樂政刑所以維持膠固者甚備而天子孟
軻之徒道既不行於天下退而與其徒講說論著丁
寧深切至矣遺澤餘風被於末世時有一節之士力
為竒詭絕特之行踴躍在前刀鋸在後攝衣而從之

不啻若疥癬之疥亂臣賊子斂手變色真敢肆不義
於其君豈特苟輕其生以造區區之私義而已哉蓋
深畏夫君臣之義廢則為人上者不能一日保其天
下國家生民之禍豈復有烈於此者乎夫惟今日之
勢將御天下之智力以除寇讐而安國家又務明君
臣之義以厲天下使天下響應景從奮不顧死以徇
王室則必有菊大臣焉以竭之建安之初曹公奉天子
都許披荆棘而立朝廷海內之士爭出所長以討賊
謀主豈復有漢室也哉於斯時也諸葛孔明推戴獻
獻之間視士之輻輳於魏者不啻若臭腐腥羶之在

南方輒鼻疾趨而過之惟恐其晚已而見行焉一朝
得豫州決策立設兼取暗弱倡大義於天下祀漢配
天而大敵震動唐明之亂僖宗入蜀大盜據宮闈生
民糜爛四海蕩覆滿鎮動王之師愕眙相顧皆意唐
室不復振遂巡而左次者相望也王鐸為諸道都統
檄書所至霆擊風馳壯士增氣王處存李克用之徒
決死力戰惟恐居後遂夷大盜克復京師今天生民
以未尊君戴土之心與生俱生未有知其所以然者
不幸淪于久衰之俗劫於猜威之餘既久而其氣索
然以慝則雖有可用之材布滿於天下而不能有所

濟有一人焉命世之際者鼓動而風厲之則天下之
中材皆可以立事故孔明王鐸皆當王室之衰而各
能有所成就世徒見其功烈之盛謀謨之偉而莫知
大本之所在在於倡君臣之義以立士大夫徇國死
難之節而已有宋之盛萬里一姓垂二百年一時人
材尺寸短長皆得自効而賢知委庸雜處於其間皆
可以安坐談笑而取富貴其於士大夫可謂無負矣
頃者京師之變虜人輕去巢穴犯吾國都其勢至逆
也四方按兵相視莫肯攘袂爭先以決一旦之命而
塗地之餘徇死貪生交臂以事寇讐者非失職不逞

之徒皆朝坐燕與謀惟慳而柄廟堂者也夫義不明而風節淪喪自開闢以來亦有甚於此者歟則夫明君臣之義以厲天下必有命世之傑焉以倡之非僕射吾誰望邪恭惟僕射相公始為史官方朝廷以言為諱指陳闕失嘉諛震動遂得罪以去又歸而為侍從當宗廟社稷危疑旣杌之際不動聲氣親決大策既已庶幾於再造王室矣至靖康建炎之初群邪並進爭為誤國之計以售其姦獨僕射所建白皆天下國家所以安危之大計至今焯然在人耳目非徒其言不用又放竄而瀆於死且身雖流落而益尊食祠

官之祿優游江海而望益重身去朝廷無殺生賞罰之柄而天下之善類有戮力王室之志者皆以為歸自非深明先王所以維持膠固天下之道與天子孟軻之所丁寧深切者其孰能至於斯歟甚江南匹夫爾跌宕塵埃之所合於世今也樂通僕射之德業風義以風曉當世矻矻而不知止以求齒於賓客之末抑將方晉舊聞而求策其所未至若夫慨今援古飾說獻諛以希一日之瞻豈獨其所不為亦豈僕射所望於天下之士也哉

上胡察院書

某江東書生也素無他技能又去為州縣之吏益碌碌不見齒於流俗獨嘗完觀載籍以來天下國家興亡治亂之變與夫一時君子所以應時合變先後本末之序甚備思得考實是非以上下其議論而山海崎嶇之間王公貴人之所不至太守部刺史去朝廷遠尊嚴元絕氣息沛然不復可近又家素貧俯仰水菽之養朝不謀夕勢不得一日釋去以從先生長者遊然考之詳則其自信也篤自信篤則其合於世也益難此其所以婆娑山林甘忍窮寂雖久而不敢悔也今者乃聞天子仁聞塗炭之遺民而使察院撫諭

一方色仁氣溫不間微賤專為朝廷訪求得失蒐拔人材以稱廟堂急治之意雖使事有指而區區過計之憂竊願有獻於執事其間古之為天下國家者雖其積累之厚薄有逆有順有短有長而其意指規模未嘗不為子孫萬世之計蓋未有俯仰依違苟度旦夕曾不為終歲之備而可以為國者衛文公之封於楚丘句踐之脫於會稽蕩覆之餘君臣徒手掃地亦立惟其大計已定故上下相與堅忍卑辱痛自抑捐而不敢少變焉是以皆能有所成就而垂裕後世苟雖不然譬如千金之家不知堅據田園虛室之便以

滋其材力而強讐暴客並起而乘之則又捨而之他
是雖有陶朱猗頓之財亦終以窮困而莫知所親今
君臣相與經營中興之業其際未可以一二數也然
獨不知今日之意但欲襟憑江漢控引荆吳以保東
南而已乎抑當克復神州汎掃陵闕據中原而撫三
河也其間之不取閩中中原不可復也不取荆淮東
南不可保也夫三秦之固勢擅天下自古得之以興
者不可悉數而唐最近請言唐事天寶之末安祿山
舉幽陵之師以踐河南唐既亡矣肅宗治兵朔方指
麾諸將席卷兩京遂定三河朱泚之逆唐又亡矣德

宗駐兵漢中引荆吳之征賊卒滅祗而復京師廣明
之亂唐又亡矣僖宗西幸成都方鎮倡義之師軟魚
爭先而大盜竟平夫惟漢中之勝背負巴蜀左控閩
隴西連氏羌兵勁用饒形利勢便進可以據上流之
阻退可以待四方之變故唐更三亡不失舊物竊聞
今張宣撫陝西之師數以捷告若以六師之重通道
荆襄循漢沔以起興元結連拓跋控引五路因宣撫
之師東嚮以收中原一年而定閩陝二年而復大梁
不四五年而天下定矣正使逆虜之餘息猶可以陸
梁彼夏吾之議其後也其能深入為東南之患乎若

失出於下策而但欲保有東南此雖聖君賢相之所
不為而亦不可以無說夫長江之阻西距西陵東至
京口僅二千里聚兵而守則可撓之地多而其隙易
乘緣津而列兵則力有所不足故孫權之保建業東
攻新城西攻襄漢以抗曹公而永嘉之後不及梁陳
用武之盛者全以江漢之舟楫西入河渭蓋東攻新
城西攻襄漢者所以保建業而屯爭中原者亦僅足
以守東南而已今不進次建康治兵訓武北爭荆淮
收遺民於煨燼鋒鏑之餘與之戮力以圖興復而但
慮虞一方費日月於道途遲既無所據進又不能有

尺寸之利未知漂漂者竟何如邪雖然以元子劉裕
之威北震閩洛而不能有所立唐更覆亡至於再三
而宗社不陷天下之形勢亦可以觀矣執事將以使
事歸報兩相國或訪所聞則願以告焉

上李叅政書

某聞古之君子將售其所長以求合於時者造作言
詞以要當世其說曰王公大人又借譽於自賤之士
以成其名貧賤之士又借勢於王公大人以發其身
眉陽蘇子立論以矯之曰此韓子之今詞也漢高不
喜儒不害為明主衛霍未嘗為士不害為名公卿今

吾自以為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斯歟嗟夫世之君子各建一偏之言後學風靡而不復考評至當之歸貴賤之勢日以乖睽固拒而不復合天下國家之治終有愧於古者有由也夫其嘗為之說曰士無所求於王公大人士而有求於王公大人者天下之賤丈夫而非吾所謂士王公大人雖無所得於天下之士而其勢乃當汲汲以求天下之士夫士方隱約於鄉黨身脩於家而國人化之上稽先王下論歷世卷之足以善一身舒之足以善天下世雖不吾以而環堵草莽

之適雖南面王樂何以加之子思孟軻之徒至使君擁笈操幣因執事以求見而不可得何至僕邀以借區區之勢為哉下至衰世士不復講明道義之要而惟勢利之徇乃無以異於賈儉之交手為市隱之以三代之法是謂失職之民而何足謂之士至於先達之君子自外為一郡等而上之至於為天子之宰位愈隆則責愈重責愈重則求助益廣蓋揆一夫之知力以御無窮之變而求善具後雖聖智不能是以物色詢訪唯恐一士之不吾與網羅披剔置之胷中而天下之事無足辦者秦穆公曰如有一个臣斷斷兮

無他技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
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言能容之以
能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孔子刪書以為法於
後世而不遺區區之秦良以是哉夫以士之無求而
必責先達之君子以有求於士其說疑若相悖而不
相為用然是說之行也使天下有樂道忘勢之士然
後能助其上以有為上有好善尊德之誠心然後能
御天下之智力以立事天下國家其庶幾乎其江南
鄙夫也家無伏臘之給而有俯仰之養食初命之祿
十有五年而無尺寸之進流俗馳驚之士相與比而

冊笑之誠自度其疵賤之質無所用於世未嘗敢有
意於當世之君子屏居讀書於聖賢之事業粗見首
尾雖未敢自謂有所樂乎此蓋亦庶幾於不苟然者
竊聞頃者當路之君子厭薄士類以事之紛多進大
猾有叔孫先生之道風其急功利尚拳勇又與王揚
蘇史無以異聽於下風不勝區區畎畝之憂恭惟泰
政大寶當四海文物之富以德業之盛躡天下之後
又周旋兩禁多士風靡艱難之初進陪國論魚在鼎
羹文在典冊才高天下而禮益恭望臨一世而志益
謙負至足之勢而無矜伐廣大之色海內之士景仰

歸依奔走誦說惟恐居後豈非以能容彥聖有技之士使子孫黎民有保焉者望於明公乎今方食侍祠之祿道遠泉山之下雖碌碌一介亦躬與之為禮而草適有冗賤之役寄食於海上獲與諸生摳衣賓客之末倘收而教之使得將道德之場以增益其所未至亦云幸矣意者明公大忠壯烈當復進為於世豈能忘情於天下之士顧愚不肖何足以與於此抑聞之孟子曰孔子不得中行而與之思得狂狷之士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夫狂狷聖人之所不廢明公亦有意乎予冒皇恐某頓首再拜

上謝泰政書

某少而苦貧束髮入鄉校從鄉先生游學為世俗所謂科舉之文者藐然兒童耳又方汲汲進取拔得失於毫釐間然獨喜誦古人文章每竊取其書玩之兀兀而不知厭鄉先生呵而楚之不為改也於是時固已厭薄其學以為無所用於世而無足盡心也既冠試禮部始得謝去場屋中更憂患端居無事復取六經諸史與夫近世宗公大儒之文反覆研覈盡廢人事夜以繼日者餘十年其於古今文章關鍵之闔闢淵源之滄瀟波瀾之變態固已得其一二矣間嘗自

念士之於學要以求為聖人而後止推所以善其身者以治天下國家此豈口耳筆墨之蹊徑所能至哉考之以先王之法觀之以大道之序則前日之悅可耳目如金石絲竹黼黻青黃者無乃未足以道於此歟昔者竊聞之學未有無師者也學而無師雖不無一至之得責之以遠道則詭賢之以大方則惑用以趨時合變則膠戾而無所合是妄意臆決之說雖復億精疲思而道日遠矣然生晚地寒無東西南北之資聞先生長者之風而不及瞻望下風者固多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

尚友也嗚呼此非獨友說亦師說也竊聞往者三川之間程氏兄弟推本子思孟軻以中庸為宗而司馬文正公考正經史深於治道皆卓然有功於聖人之門蓋嘗誦讀其詩書考質於師友而聞其略矣夫達天德之精純而知聖人之所以聖誠意正心於奧突之間而天下國家所由治推明堯舜三代之盛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者始於夫婦而其極也察乎天地此程氏之學也尊德教賤功利獎名節端委廟堂則忠信恭儉足以刑主德於四方而朝野尊處于家則孝友廉讓足以化其國人其酌古以準今

則治亂存亡之効如食粟之必飽食葦之必斃此司
馬氏之學也程之門人其高第稱謝氏不及見也新
鄭晁公嘗受學於司馬之門往以事遊鄭拜晁公于
奉省之上時方冥惓不能有所質問而今皆遊矣古
語有之曰想望丹青不如式瞻儀刑諷誦詩書不若
親承風旨恭惟叅政大省伊傅王佐之學宗本六經
網羅百氏陶毓精粹以善其身發揮德業以善天下
固以質之聖賢而無愧矣視學於程氏者實為近屬
而晁外舅也周旋二公之間其師友淵源委意臆決
之說豈能窺測其萬一哉日者自天子之丞弼奉身

而退優游江海之上言皆六藝之英而動有禮義之
節所謂承風旨而瞻儀刑者此正後學所當汲汲以
為依歸而不可後也而其方迫於祿養有辜推之役
於海上雖不獲躬笈奉几杖以朝夕承謦欬於左
右輒因謁者振衣賓客之後因道平日區區竊有意
於古人之學與夫宗慕依歸之意以贄于下執事恭
政或收而教之方且求其放心條理舊學以弓薰沐
於函丈者將繼此以進不然其將與趨走之賤士踈
起降升旗進旅退以希一顧之寵此亦士之貧賤者
之常分而無可憾者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

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古之君子於後學如此其汲汲也豈獨誇振成就一時之材蓋其祇畏天命不違寧居如此明公其得辭乎予冒皇恐其頓首再拜

上趙樞密書

會有言事者論臣儉後獻文字予進不果投

其未聞有一日掃洒之勞於門下然聽於下風閣下論天下之士可以與於斯文者無聞之名氏又在數中以此久欲膺摯平昔翫散之文因介紹以贄見于下執事復念自勝冠以來妄嘗有意於古人為己之學回視少作之可愧者雖無揚雄篆刻之工而有其

悔誠不願以此自見於當世而况君相憂勞於廟堂之上方總攬群策率勵衆志以圖恢復尤不當器人於篇什語言之間是以區區所欲効於執事之前者又無因見焉日者天子擢閣下本兵柄又以四路之地東抵河華西包巴蜀外連隴阪南畫荆漢延袤數千里使閣下以一節護諸將節度其進退自太守部刺史有所黜陟遂行不請權任憂責可謂重矣或謂閣下負四海之望當在廟堂調護根本集獨以為不然頃者宥宥之臣襲其家學進誤國之計謂秦蜀襄陽之得失不足為吾輕重是以漠然寘於度外以五

今賴宗廟社稷發寤聖心糾其說不用夫虜人保三秦而分兵亟肆以疲我其意未嘗一日而不在東南使不幸而秦蜀之郊有蟻漏可乘之隙則東南將無錯足之地尚何中原之可議也哉使閣下救寧反側綏輯畔撫拊循士大夫東向以揚祖宗之盛德道烈則中興之功猶可以歲月冀此某所以雖有受知門下之幸方以天下之勢為憂而不敢致私怨於遠其所依歸也區區管見懷不能已敢不以告于下執事夫身去朝廷而任事于外外有垂涎側目之虜危機交急間不容息內則率勵士大夫各率其職以奔命

於邊鄙是以其勢不可以不專其權不可以不重權重而勢專者人主之所甚惡而間言易入人惟無所欲也人皆求得其所欲而勢有所不獲則失職者衆而讒慝宏多積衆口之讒以投易入之間此天下之危機仁人志士之所深思也君子於此必求同心一德之助使在人主之側啓迪聰明以善其心而無妨功害能之意是以功成而國家可保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吉甫征伐四方而在王所者如張仲以調護於其中夫是以能展四體以徇國而無後患裴度以太原之師討鎮人无稟之徒沮撓於其中是以巨

獨通誅終不能有所立方鋒鏑文於原野而以事機
之會有望於朝廷在人土之左右者小有不合於其
心則顰笑俯仰顧盼唯何之間亦足以敗吾事固不
在於堅持力爭然後足以快其私也為閣下計凡今
廷臣有如張仲可為同心一德之助者顧言於上而
厚結其意必求有利於國家而無忌乎吾之成功然
後吾無內顧之憂而得以恣意於疆場之事今日之
慮孰意於此其次莫若宏德義殖忠信以折窮詐極
凶之虜世常患儒者之言迂緩而不切於事至觀羊
祜陸抗處個側擾攘之勢而雍容拱揖乃有三代王

佐之餘風然後知先王所以得志於天下者之可行
於後世而無難古之君子處敵國相傾之間覆人之
軍不足以為武夷人之城不足以為強唯能秉天下
之大義以復秦浸漬乎斯民之心使其欲釋我而不
可夫誰與吾敵降及後世以苟為道凡可以譎敵而
得志者雖屠百萬之衆而獲須臾之安亦秦然安為
之秦以區區虎狼之強號為無敵於天下續息未定
而子孫為戮由此故也是以後之君子於十陸之事
竊有取為虜人自覆京師橫行中原飲馬於江海之
漘猶徇律四方歎然有所不滿之意雖拓跋邪律之

暴不極於此矣吾觀天下之勢者必因吾之所短以求出於敵人之所不能為今日計謂宜按羊陸之規務宏綏御之略毋必屑屑於功首俘獲之間要使淪陷之民知吾所以從事於兵革者凡以欲拔吾於塗炭而非以為利使其咆哮吞噬之勢不得逞而索然以億將不折而自亡是謂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有不可忽也抑又聞之矯枉者必過於直君子之於道求中焉而已矣苟有意於矯是亦未免乎私也往者西帥之失正坐自詭大功之必成是以自今觀之不能無夸大之過今若懲既往之失過自貶損恐精

彩銷伏而士氣不振君子之向慕於是人也唯恐其無成功是以不勝過計之憂閣下幸留聽或有取一二焉真頭首再拜

韋齋集卷之十

新安朱松喬年

序記 題跋

錄曾祖父作詩後序

唐人陶雅為歙州初克婺川天祐中吾祖以雅之命
 主婺川輸賦提卒三千人戍之邑屋賴以安因家焉
 是為婺川吳郡朱氏之始祖邑有朱氏蓋初來於歙
 之黃墩今歙民有朱氏秋祭或用魚鱉者皆族也家
 婺源者皆產甚富有三子事南唐補丞旨常侍之號
 其後多有散居他郡者家歙溪府君即其曾孫也

即敘漢府君諱甫字全善者曾祖之父也繼其居第一百年不徙今晉濟
府君有從兄之陸曾少孤力學有時名咸平中以鄉薦
試南宮不利還家隱於下肆不求聞達天聖中老死
無嗣府君為治後事今未知其墓敘漢府君少做僮事繼
母甚謹嘗從兄學詩知其大要大中祥符甲寅歲宮
替杜公為娶原使君吏籍二十年明於法律而鄉里
無怨言景祐甲戌辭吏事歸治生業雖烟劇中賦詩
自如也嘗自集其詩得三百餘篇諸族中任任有
為一序劾王元之為潘閻詩序體其詩立意教化而
不苟作識者以為自成一家享年七十有六三男二

女松行曾祖盧村惜其無以自發於世因序其後以
貽子孫有起家者為光揚之嘉祐五年庚午仲春既
望從子序此盧村所序也丁
望從子序西政和八年十一月重錄

送程復序序

廣平程某復亨謂子外兄從子遊於閩者二年子語
以安逸憂患知之詳矣將歸省其母及其祖母其可
以無言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親喪三年未葬則何
服子思曰三年而未葬則服不除也故告之一曰葬
吾舅而後加吉服夫子失禮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
夏甲之以冉有曰喪不欲其速貧古之君子以夫位

於諸侯曰喪喪不欲其運貧若是其急也故告之二
曰葺爾居以寧爾親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植之捧芥
則與之靡然故告之三日非爾父之類者勿親也江
出岷山自荆之楚汪洋千里而至于海者大川三百
小川三千以為之助也故告之四曰廣學問以資見
聞傳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君子非獨惡懷安之欺
名惡其欺姓也故告之五日勿懷安禮曰男子生則
以柔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志也夫不背之軀豈其
浮沉鄉里而名不稱故告之六曰無忘四方之志夫
齊之美味者淄澠之合能辨之淄澠之合均是水也

子歸矣他日執往而來問子能入於常流而不變其
味乎尚能為君辨之宣和辛丑八月某日章齋朱某
序

送日者蘇君序

小雅之詩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說者謂所值歲時月
日星辰六物之吉凶然則推步人生時之所值以占
其貴賤壽夭自周以來有之矣後世卜筮筮相地理
之學多著於世而六物之語時或見於簡冊自曾誼
王克皆有祿命之語詳其旨殆與說詩者之意合呂
才雖著論痛詆其誣可以抹一時湛溺之弊而天人

之精微才不及也然以其學焯然名世者蓋鮮至唐
殿中侍御史李虛中始以造詣精奧之思盡發其秘
其說見於韓退之之墓誌曰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
直日夜支干斟酌其人壽夭貴賤百不失一二今之
譯世邀利之徒皆祖述其書而未間有窺其閤節機
牙者蓋其為技兼五行星曆家之學既以日時推其
分至氣節之淺深以步日月五星之所次又以其五
行之生死王相清濁愛惡忒稽錯徵銖稱寸較以虛
其所賦之賢否厚薄是以其言汪洋虛無而不可執
持間有不合則曰是時豈植表下漏之所定乎此所

以視諸家之技尤難見其上也近世士大夫未嘗不
學而汲汲趨合於世唯恐不及故此技多售而其言
亦往往而合吾常悼其然而不能救太息而已福唐
蘇生以技來見因以所識十餘人之歲時評之蓋十
得八九吾意挾他術也而窮其說則皆有理與吾所
聞於古者不甚相遠也豈偶然邪不然韓退之所稱
何以過然吾方將營百畝之田躬耕於深山長谷之
中共為子職以求其志視一世富貴何啻浮雲之過
目而生乃謂我且進為於世吾既歎其有學而多中
念斯言之將不驗也故識以遺之生名敬炳目視不

踰足以故不能馳騁其技於四方之請康丁未四月
望日新安朱集序

富汝驛記

紹興十王公右朝請大夫郭俊璋來守是安不為苛
徵之政郡以無事則曰建為州南控兩越北走江浙
士大夫取道于我者日至而無所託館則問舍於使
旅昔昔平公為諸侯盟註銅錕之宮數里而隸人之
垣以羸諸侯君子譏之今吾於居處逆觀不敢有增
而館舍無所其若四方之賓何如是營表故行牙齋
址于城西南而屬役於其屬葉顯趙柏剛以九月甲

子經始訖役於十一年三月丁巳土木之工以日計
者凡六千二百而民莫之知也庭戶嚴顯堂堂靚深
昏明寒燠皆適人意又東南列四舍於門外食息之
所須不問館人畢有無闕則雖車馬奔湊而根至者
皆免與市人役夫肩隨踵躡於置塵塗潦之間附驛
之南列屋三十楹積其儼以備木朽墜剝墉缺而甃
毀丹漆黝堊之惰闔圯落者以時繕之余方食崇道
之祿來客於建郭侯曰願有紀也三代之有司治其
廬舍委積以待賓客者備矣蓋秉禮立制而受之官
師細大具舉而豐者有度此所以為先王之法非後

世所能及也。去古浸遠，士之甘嗜進趣者，羸誣之不知，而周弊所恃以稱賓客之為，故又不及是，則或視事之荒埋廢墜于前者，不肯一舉手，媮得避慚之便，以誘後人，均之二者，其處心之私一然，則為今之吏能舉事，以便人，非役志以干譽而求益也。而民不以為病，則既難矣。於先王之法，又存幾不失其遺意，雖欲不書其可乎。新安朱某記。

建安縣教書樓記

建炎初，詔州縣官寺趣無乏事，他不急之役悉禁，毋得以動民。建安縣僻，自戊子戊申之盜，仍寓於民居。

激隘罕露於冷，所以賦政育里者，甚不足。以稱甲，又更盜賊廢亂，至煩王師，辟盜始次第，伏誅。是以凡五六年，猶不克以詔書從事，而復於其舊。紹興四年，今左朝請大夫長樂名君，廉來為令，汙萊復闢，閭里昭蘇。始營表，縣治故址，度材致用，百役皆興。未幾而堂廡庫獄，與凡令所以聽訟宴客者，不侈於舊，而皆備。獨門未及作，而石君受代以去。後三年，今冷左承事，即括蒼葉君，蒞至曰：「閉閣早瘁，而風氣虧，疏前令所不暇，非以吾諉也。吾又趣過，目前而日待後之人，竊不共事，不已甚乎。且異時遵用建隆詔書，即門為重。」

屋取此制較皮而藏之其上今無所於藏而宜之他所甚非有司尊嚴象魏謹守章程之意乃作新門而因建所謂教書樓者十年正月其甲子始作訖於三月之其甲子以二數之蓋三千而贏嚴正高明父老耒觀莫不豫然動色而相謂縣有大役乃無一吏持符踰誰吾里中者蓋令隱吾民脫命九死之餘日入於困窶而將無以生也怨思而動撫之斯役也猶不吾及况於奉已厭私之為乎於是相率耒請文以為記夫置吏以為民也吏過於天下而幸良介特之民不獲其所者尚多剛材者改也吏材矣私志未泯而

惻怛之誠不至則頤指嚙笑之間有能乘之以齟齬吾亦子者而况於官有大役乎君子之觀政也得其素孚於民者而於舉事焉驗之則庶幾矣然則茲樓之役其亦足以觀夫

尊勝院佛殿記

始予客政和往來建安也舍於城東所謂尊勝禪院者厦屋百楹請遠纓濁常灑然忘其溼洎之勞去之十年而再至則盜火之餘草出垣端庭穢屋庫而不可入其徒出沒於蓬藿荆棘之間皆慘慘無人色是時主者非其人土物之出入不可知恬瘠其衆而自

封也祀而執事者安見其罪斥去而以今淨悟大師
祖源易之源數主閻寺輒棄去廬於南山之顛浚然
蒼將老焉歲在庚申予罷官行朝寓居建溪之上而
源來見曰吾將首為殿以居佛度費錢三百萬當勸
吾州之人有志於善者使之樂捐所餘以助我是役
也成君必為我記之予日記易事耳建土瘠而人生
理薄又數經盜自朝廷常閔閔焉亦子視之非常賦
也不忍有所斂將安所取三百萬以佐子乎雖然子
必勉之子能勸子之人施錢以為殿而我不能施文
以為記乎源曰建人自變亂以來行伍田廬之姦媮

快一時福不盈階族夷鬼觀不見踪跡吾儕方在水
火鋒鏑之間不自意全今乃復得甘食美衣虞樂仁
聖之澤非宿植善本則何以至此皆將率德蹈義以
通迎善祥鄙章各書之俗親嘗者則既瘳矣庶幾可
以廣吾師勸道羣生之意而幸有所立此吾所自詭
而不刻也明年既成土木之工若干偉麗工巧不捐
其舊蓋州之善士其人為之倡而佛菩薩像之費則
助教吳公與獨任之嗟呼人之可與為善雖蕩折困
窮萬折而不變此天賦之秉彜未有知其所由始者
也任人君子不絕於當世其勢可以鼓舞一世而納

之於善直不足為難然所謂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
而向道者或曠世而未之見此又何說故子既樂道
建人之易與為善因附之以所疑以風曉在位者又
嘉源之不怠其志也為之記其年月豈獨以少壯所
遊而不忍忘也哉

清軒記

余少時未更憂患視天下之物警然不以屑意而尤
少所合建陽劉文伯獨繾綣從余遊唯恐後已而余
以貧隨牒四方僕邀衆人之後厄窮卑辱無所不嘗
亦間又伯以鄉舉試禮部時時書來相勞苦意不少

不余既捨於世故寓居建水之上蓋將老焉見文伯
試於鄉有司場屋條對之文條鬯精密無中年衰憊
之氣既又無所合以歸書來曰比即居之東闢屋若
干搃花藥在列藝竹以為陰榜曰清軒間於疾疢取
書史詢於其間客至淪茗論文悠然不知日之夕也
子為我記之余方汨當世之垢汙恨無饘粥之田可
以歸耕庶幾跌蕩萬物之表文伯之歲事雖新新僅
足顧方汲汲求決得失於匹夫之手而不能無介然
於胃次此殆於余所謂厄窮卑辱者未之嘗爾文伯
有田廬以為歸異時倦游而反方徜徉此軒誦壁間

之記曰有是哉可以油然而一笑也新安朱某記

跋山谷食時五觀

右魯直食時五觀語予受而行之猶有愧於慕藿而况於玉食乎今錄以示諸弟而督之以三語曰知恥可以養德知分可以養福知節可以養氣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豈欺我哉宣和壬寅五月二十八日建州龍居院上方書

戒殺子文

政和七年秋予方寓學雲溪之上間溪上王氏婦死一日夜而復蘇亟往問之具言所見云死之日方入

室有二使候於戶間趨之行沙莽中不知日之早晚也忽至一城通衢列肆如大都市凡其祖先與其親戚之死者皆驚怪相問勞吏引至官府西郎更舍舍中簿書盈屋一吏按簿問婦汝非歙州婺源縣俞氏女乎曰無其問其祖父名與鄉里皆非也舍中更愕然相顧曰是郡縣姓氏之同者呵二吏復往須臾一婦身血淋漓四五嬰兒攀緣牽挽而至兒狀甚忿切吏審以州縣姓名祖諱皆是指語王氏婦曰此婦凡殺五子冥司以其子訴寃甚不待算盡呼之吏誤呼汝歸語汝鄉里親戚慎毋殺嬰兒人間客以幸免此

不汝救也。二吏復送歸。及河，推墮水中，乃蘇。尋問於所見追婦家，死以其日矣。余聞之曰：冥漠之事不可得而知也。吾鄉之人多迷信，兩子過是不問男女，生輒投水盆中，殺之。父母容有不忍者，兄弟懼其分已背，輒亦從旁取殺之。真追之悞，果然乎？則不可知。不然，其亦托以疎瘠斯人也。耶嗟！夫人倫之愛孰如父母之於子者？始生之嬰，未及呶嚶而恐其於死，父母兄弟幾何不相率而相踐？先王之時，未成人而死者，以殤禮葬之，未成為人而無辜以死，猶云可傷。况夫出腹而殺之，無辜焉，可傷豈不甚哉！自子來閩，甲聞

閩人不喜多子，以殺為常，未嘗不惻然也。無故殺子，孫官有法，甚明。顧幸於習俗之昏，則雖有法而不能勝。夫法有所不能勝，則亦何事於吾言？然吾聞吳道子畫鄴都之變，都人不敢屠宰者累月，夫人固不可以法勝，而可以理動者。庖宰且可罷，况其天性之愛乎？是未可以厚誣斯人，而懸斷其必不可告也。故取王氏婦所見次第之，雖然子文之不工，豈能使人讀之聳然如見道子之畫哉？其亦區區之意有所不能已也。他日將有語其子孫者，曰：活汝者新安人朱喬年也。或由此也夫。

韋齋集卷之十一

新安朱松喬年

表疏啓

代謝獎諭表

御甲華視宵開謠頌之信方恐克辭亟拜都俞之詔
俯從人欲曲荷天慈中謝切以為天下君既擁三靈
之祐使聖人壽實繫四海之心矧冒寄於承宣久叨
播於苞從敢期日月之照不遺臣子之誠伏遇
皇帝陛下克享天心永作民生接昌期於千歲已幸
親逢請細札之十行更勤寵賁臣無任

代賀冬至表

化日初長方謹義和之日潛陽未復灼知天地之心
恭惟 皇帝陛下當德粹剛撫時嘉謚靈承天紀享
祐含生茂對時行道迎叶氣肆鴻儀之亞歲敘諸福
以錫民臣久荷寵光誤叨春寄佩竹符於江海遙効
嵩呼瞻黼坐於雲天亦同星拱

又

潛陽獨復至日舒長推神策以驗時降年有永得天
正而紀曆卜世其昌恭惟 皇帝陛下道邁古初仁
均善率千帝其訓方敘福以錫民與時皆行自復長

而納祐明庭星拱誕舉鴻儀列辟嵩呼茂膺殊祉臣
久膺節寄阻奉朝紳宣化海隅幸同於率舞傳觴玉
座但想於登歌

代賀 道君皇帝表

斷自宸心進陟元后神器有託成功不居雖天膏啓
其衷唯聖不失其正肇興慶祚今古罕聞恭惟
道君陛下運撫昌期心凝至道躬後天之曆數以丕
冒於下民得率王之歡心方永承於景命遠傳元聖
遐適希夷下迺周唐初非盛德之舉遠追堯舜不以
大物自私一德享天壽登有繼重明在御垂祐無疆

臣方守郡符阻陪庭列綦裳高蹈神馳汾水之游向
日微誠願効華封之祝

代賀天申節表

謳歌歸啓本曆數之在躬壽考祝堯信天人之合契
祥開載夙慶浹生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德紹文
謨功承武烈穰穰大福既膺億萬之年翼翼小心自
銷九六之會行宅甲而居正永濟壽以直民臣方荷
朝恩外將使指遐瞻天仗方馳魏闕之心下酌民言
願獻周詩之祝

代進銀狀

膺圖霄極集鴻祐於三靈受計殊庭効多儀於萬國
前件物祥標瑞牒品列貢書瞻邈克天虔效奉觴之
祝阻陪禹會心馳執玉之朝

又

宗祇出寶彰一人有慶之符方物克庭罄萬國多儀
之享稽貢書之列品亞上幣以稱珍川委嘉祥申祝
乾坤之壽天臨正宇莫陪玉帛之朝

代謝賜對衣金帶表

齊官出笥躬膺三服之珍漢詔錫金腰適萬釘之麗
寵光曲逮哀朽增榮伏念臣頃自布韋浸塵紳組疑

嚴列侍曾微華國之稱艱棘周旋莫勤捐軀之志驟
從外服擢宣貳卿分符亞界於江藩隸職愈親於宸
極重忝便蕃之錫曷酬衣被之私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圖回中興摠攬黎獻不若身章之寵式昭
闡寄之隆恩實重於解衣未知報稱悖離深於垂帶
曷副憂勤

代進

哲宗皇帝實錄表

若稽先王昭示末世追述功德蓋賴聖神之繼承蒐
輯見聞具存文武之方冊歷先無極奕世所同恭惟
哲宗皇帝臨朝尊嚴初政淵默內承太母已形壽治

之風外倚宗臣遂啓升平之運延登衆正宵服四夷
屬邦誣力肆於紛更故國事遂歸於紹述追攷一時
之異議皆非當日之本心仰惟 皇帝陛下撫時多
艱躬德甚盛始初踐祚已明崇慶擁右之功推本承
祧又述先朝孝友之志迺因開燕時御道編念疑信
之異傳典刑未泯察詆誣之無據邪正自分傳延諸
儒探纂前記臣方尸宰事夙被德音初之整齊舊事
之能仰信褒廣前烈之意至於芟夷猥釀補綴闕遺
雜詞與伯之榮名實藉編摩於多士龍興御曆欣正
論之踵行辭趾平篇懼前修之難繼

天寧節功德疏

允清垂祐爰開兆聖之辰一德承休永撫出寧之運
人神胥賴更夏交欣矧冒竒於承宣敢虔仰於頌祝
當滂虹之慶節遵莊簡之真科仰祈不宰之尊必致
無疆之壽伏願 皇帝陛下永作民主克享天心膺
德日新福祿川至推仁溥率躋壽域以康寧儲思穆
清配通樞而長久

又

月旅辰移節復臨於盈數天旋日轉民久跋於清塵
輒緣愛戴之誠虔致禱祈之懇仰惟大覺洞鑒微衷

伏願 宗祐垂休龍天薦祉旋頭隨地坐知胡運之
窮緣耳簫雲即見皇興之復益崇膺美永燕宸思

又

珥環天下雖風慕於真遊恩洩人心自難忘於善祝
驟及言名之日具輪後后之誠仰冀覺慈王從泉欲
伏願 上天眷顧諸佛護持平國成功歸饗九州之
養華封效祝永膺萬壽之期興運有開遺民胥賴

天中節功德疏

執衡司序嘗開中命之祥膺錄御圖罔享後天之曆
敢資善祝仰叩覺慈少仰蟬蟻之誠曷報乾坤之施

伏願 皇帝陛下無疆介壽有截歸仁大輅天旋行
執望賢之轡靈旗星煥巫班涿鹿之師丕冒神州同
躋壽域

謝福州祈雨疏

帝賜為災南畝告病民瀕溝壑諒軫佛慈政戾陰陽
實歸吏胥僧伽大士法身常住願力無邊降升天
運用悲智伏願洞昭積悃深憫疲羸謹告山川之靈
大敷雷雨之施一蘇焦槁式副歸依

代請水白馬鱔溪廟疏

靈區峙勝大庇一方神物效祥普滋萬彙瞻茲南畝

通告元陽用竭蠲誠其嚴法供奉叩九淵之遂就分
一勺之清仰祈顧依即告需足訖成豐歲永賴神休

謝林即中啓

學政師門方幸解顏之進剡章天陞忽披薦墨之光
盛德曷酬溢言難稱仰衝知獎但稽愧慄伏念某衆
請迂愚自知凡陋徒以弱歲知慕古人才不逮而志
強空仰聖門之高遠親方強而眷闕苟脫名場之險
巖忍為小人而折腰蓋規干粟以糊口既素志之不
立媿先民其已踈顧流俗孰能知其心惟聖賢又有
處於此時陪下邑之屬獲事大夫之賢羽翼未成將

仰勤於伏鷄，鑽自獻，輒敢效於躍金，雖祿薄以不
克幸職，卑而易稱，奉承懈緩，已違遺訶，送逆差池，又
叨庇護，俯憐哀拙，何敢望於君子之門，曲恃仁明，有
以安其不肖之分，茲為幸會，更被薦論，彌敬幸章，登
覲衆目，蒯管陋質，假重一言，愧溢心涯，思超望表，茲
蓋伏遇，身官德業，久大材猷，偉明望臨，一時學曾千
載，久隆眷注，方此踐揚，念報恩之孰先，急授能之為
務，趨起自幸，曾微報板之先容，特達深知，蓋出摧衡
之公舉，惟致身之文學，懼不克堪，若飾吏之燕勤，或
能自勉，其敢不益進其學，求稱所蒙，苟不辱於門闈，

願永煇於陶冶，私門修謝，愧免俗而未能，直道方興，
知復古之有漸，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中書胡舍人啓

伏審光奉制，恩典司書，命伏惟度，慰伏以元聖御歷，
中興撫期，方秉武節之嚴，艾夷亂略，允資文德之助，
叶濟艱難，惟太微裁成於化元，而內史替襄於基命，道
王德意，咨訓誥之丁寧，宣國威靈，法雷風之鼓動，素
推鴻筆，果簡清衷，恭惟某官，邦家典刑，人物冠冕，諱
三斷國，素蘊蓄於經綸，騰膏壘聲，久周旋於敬歷，寧
霜臺之風采，靡聞背闕，以證諱，竦玉斧之威稜，孰敢

按兵而餉望亟自三長之選進班六押之崇入侍疑
嚴具輪忠黨寡英華於淳古救訖散於斯文衆正既
興並增廟廟之重五平可冀相釋猷猷之憂豈徒畢
協於師言即見進陪於國論其久於宗慕特荷獎憐
試吏馳驅厭魚籃之瑣碎受知感激覺肝胆之輪囷
默自揣於哀踪則永灼於元造末由趨拜徒切俯瞻

賀福州張恭政啓

伏審肅奉制恩出臨侯屏奉丹書而造膝方渴於嘉
猷擁玉節以偃籥暫灼於舊德况依庇情居切惟收
恭惟其官學富經綸望隆諸弼疑嚴列侍素高華國

之文艱棘周旋益屬難躬逆操方聖神之幾運蠟後
又以奮膚席駕望以九遷人無異論奏膚乞於兩社
帝所仰成惟長樂之名藩占全閩之奧壤笑談樽俎
從容雖異於平時襟帶山川鎮撫允資於重望惟國
勢之安危繫輔相而廟謀之本根在朝廷諄膺救卞
之求即有追封之召其尚會升斗久辱沉塗識太
白於天津敢論疇昔見忠宏於江左幸託微生自
情况瑄之踪阻拜熒煌之座邈瞻旌紫方聯使使之
亦陳仰累陶鎔朝借大鈞之餘力歸象之悃敷述真
周

賀程待制知温州啓

伏審甫趨召節亟拜論恩延對西清雖渴嘉猷之告
偃藩東道重違榮養之求諒惟物望之僉請豈獨私
情之欣屬恭惟身官材高國棟望重音英踐履純明
凜奉身之一節風猷強濟歷盡瘁之百為赴從寄注
之嚴出總委輸之寄被恩言於三錫素簡清衷席暖
望以九遷待周華胥焉使親興之養就分帥聞之符
倖狂寇之鱷鯢世道民於塗炭果膺號召益見雅明
陟降殊庭副次席輟食之歎蕭宣外服有擊鮮獻絲
之歡度少偕於名邦即進櫻於密務身門閣下烈御

鄙晚生鑿枘不謀了無心於經世斗升自役方苟祿
以逮親誤蒙收錄之恩因有攀緣之意陰虬自躍僮
客會於風雲朽木難彫或蒸成於芝菌永言欣懌莫
罄敷宣

謝謝參政啓

溫言曲薦逮莞庫之下陳麻質何堪被鈞陶之餘力
請惟淺陋曷稱褒揚伏念其早守孤經亟慶未仕一
行作更久困於抱閔三釜速親愈勞於負未晚晚坐
嗟於急景低回益愧於初心友黨譏訶何異土牛之
留戀天涯流落真成木偶之漂浮念方力學於古人

深耻自同於流俗躡立身之矩矱非以干時問行道
之權輿付之造物勉從吏役來筭商繆義命所存敢
懷不屑之意會計雖當實有易汙之憂仰藉庇存稍
寬督過冀少稽於歲月永歸即於田園絕希暇又之
游自審寄屯之分何期誤舉驟激濡裛而况抱槩石
渠羽儀上國橫經文席領袖諸儒永惟盛德之所加
終懼溢言之難副此蓋伏遇某官斯民先覺吾道主
盟緯九學之淵源作三朝之心膺入陪國論濟川瀆
而得再航出布藩條曠江河而灌尋尺搜揚群彥翊
贊中興俯瞻哀運特垂獎引其敢不追尋舊學勉企

前脩登李膺之門既塵品日游薛公之閣妄意攀緣
儻坵冶之無遺或桑榆之可冀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謝系政除萬壽侍讀啓

伏審介圭入覲前席延登西學會賢方渴諄獻之告
殊庭危職聿彰體貌之隆明命誕敷輿情胥慶伏以
軍師古而有獲傳說稽首以復王義勝欲而又昌太
公奉書而瑞冕惟君止而國定蓋源激則流清仰陪
睿訪之勤允屬典刑之克緝熙聖學摹前哲之永圖
眷倚宗臣修本朝之故事恭惟某官學臻聖奧望冠
耆英經國高文遠追大訓亮天賢業簡在淵秉道德

被於布章既廣成均之化精忠貫於金石又高社稷
之功亟協師虞進聞大政諱王斷國士多誦於格言
尊王庇民世已蒙於高澤方當陽之備重遽請外以
均勞詔甫趨於暑行恩復延於晝接西清入侍聳觀
列辟之儀刑東閣荐開行正台階之符采耳久於宗
幕特荷眷知聞道師門常預解顏之進飛章天陛謬
沾薦墨之餘竊自附於下風期永依於元造閱卑棲
於亮庫已藉褒揚拔滯迹於泥塗尚擊簡記依歸之
幸敷述美周

上纂翰林啓

卑棲冗屑絕竒崇高久掃迹於英躋粗安愚守竊馳
心於德宇貪附下風雖稽履烏之瞻尤結蒲牆之想
恭惟論思密勿陪侍穆清躬令德以考祥圖靈襟而
擁福伏惟其官當世師表斯文典刑忠精自結於主
知風采聳聞於輿誦豫扶衰之大義奮經世之遠猷
陞四禁之華典冊造於大訓陟貳卿之峻德名冠於
中臺力祈勞逸之均暫佩藩宣之寄蕭生補外甫慰
遠民陸贄居中久懸睿想亟膺號召入副詳延忘前
席之勤日親帷幄被解衣之寵望絕臣鄰惟文章閣
世道之盛衰而詔令宣朝廷之德意反醇醜於慶曆

益知皇運之隆體深切於正元彌識人心之固側聽
吉辰之獻遠符獨對之言式厭且瞻豈唯孤願伏念
某陞道殊淺賦材疎卑強言升斗之營悵流光其將
晚冥心尺寸之進信適俗而已疎顧方縻冗役之勞
何敢援同年之契寅緣過聽簡記哀深仰惟鑒裁名
教之宗方以長育人材為樂曾未遑於擁篲輒妄意
於攀鱗奉曲無庸將前求於學捨悍堅不棄冀仰累
於坯鎔永惟宗慕之深尤劇歸依之素願言珍書前
對寵光

謝館職啓

拜嘉明命叨給札於禁林試可中宸驟策名於歲堂
脫冥灼之冗役廁清切之英游祇荷甄收良深震愧
竊以上聖御曆中興撫期方秉武節之嚴芟夷僭亂
允膺文德之助叶濟艱難纂逸典以宣猷闢英躔而
儲止庶幾封殖以俟選掄惟先王大訓之所藏靡歷
世彌文之成在圖書襲積黃墨紛紛本原四目之神
靈聿稽於詰訓儲正六書之變革精覈於聲形冀因
點勘之勤益廣見聞之富向非多識天祿之奇字深
探西陽之秘文搜薤華於名山釘金根於往牒則何
以刊收四庫締產九流如尊者名實不揚人門供下

抱孤註而千澤堅脫名塢遵三尺以在公亟摩吏役
皇皇從食冉冉趨塵僅成旋劫以不堪雖復傭耕而
何憾值潢池之方熾伏鎗里以深藏被撒行甚等商
潮海為親而喜忘况瑄之卑棲授上何階固崇高之
絕致已分甘於遠屏誤垂簡於旁招日齒長飢空羨
公車之粟塵踪易隔阻趨宣室之庭姑自信於竒屯
方日須於罷遣將改轅於下澤遂掃軌於脩門俄被
恩言俾程薄技追煖妹之舊學取笑大方緝孰敵之
燕辭深慚少作寧剛發策甫就著篇大手旁觀駭辟
公之堵立皇明俯燭備清燕之衡拜仰惟聖學之高

明內省寡聞而陷越敢期庸獎加錫俞音追飛郡玉
之峰獲肩於衆彥討譯曲奎於畫博攷於前言望不
素然恩誠有自此蓋伏過其官材高註濟望重弼諧
推至公之心整領人物收辟策之助圖而事功施及
妾庸濫塵揀拔咸池在御不遺曹節之詩華衮所褒
遂畧春秋之責其敢不益堅難進之節盡讀先見之
書潛心聖門尚友先哲辨魯魚之謬何足報於生成
澤露豹之文尚少勤於長育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代魏侍御謝提刑啓

承流千里方竊於誤恩托庇二天更塵於華薦辱言

已重引分非宜伏念某受材迂疎遭世休顯玷華塗
之下列昔何補於涓埃得支郡之左符今已愆於旅
刀民有豐登之樂心無撫字之勞苟幸庇存敢斷復
薦溫言曲被實踰黼黻之華陋質何堪但增管劄之
重此蓋伏遇某官立中道以待物慕上臣以事君方
榮路之峻躋春晷臨而俯錄顧竭其智力雖無以儒
歸吏之材然老於詩書粗有學道愛人之志稍寬訶
詰加惠初終儻無愧於成言其敢忘於厚德過此以
往未知所裁

代陳參政回李丞相謝轉官啓

伏審上流作屏方賴於折衝當宁念功亟聞於遷秩
宰辭屢却成命莫回未遑慶膺之脩先拜溫言之寵
恭惟身官德業久大謀謨忠嘉方初政之清明首陪
興運既遠民之安集允藉壯猷已紓西顧之憂彌重
仰成之體餘威所憺式詠嘉况之心序爵更崇益注
聖神之意而乃久持謙抑愈厲高風豈惟務式於一
時固已紹隆於前哲身方嬰重責竊企下風股肱惟
人大懼天工之曠涼師蒙福尚沾河潤之餘感佩之
悱敷宣周况

謝官觀啓

食而聽事久勤覆露之私嗜有煩言重荷陶鑄之賜
得卽自試蒙恩不背乃猶歷懇而有言亟獲奉詞而
自屏捫心知幸銜施不忘伏念某卷曲之材分甘捐
棄亨嘉之會理絕覬覦志氣凋零但恬然於義命神
明愔耗既蕭颯於顛毛偶給札於玉堂遽飛鰲於蓬
蒿叨塵卽選托備史官自抵譴訶卒煩調護矜其趨
走之舊假以息偃之安驚游統之多方蒙裂地禳其
支離之臂獨勉受功然方當守焦思而憂勞衆賢致
身以馳騫指摩厲稍苟遠馳驅既永負於食功復何
殊於罔利急縮畏事覺精銳之坐銷懷安敗名顧秦

養而自歎素餐之刺流行以慙此蓋伏遇某官功高
宗臣德媿元哲謀合大意方宣嚴難之威身為國基
寶佩扶衰之寄整頓人物叶圖章功將躋四海於丕
平猶軫一夫之不獲有如庸器亦托下風將絕企於
修門未知報稱尚激於末路不任悃踰

問候張丞相啓

去違門墻積有歲月托身埏埴分苦窳之無庸遠跡
泥塗固高明之絕跂欲布瞻依之懇懼干恩濟之誅
芳竊伏於海濱敢徹聲於從吏恭惟暫辭論道均逸
撫封俞受至和具膺多祉伏以其官通契天則身為

國基當軸處中則多士豫附而功日起假鉞居外則
大敵震動而人不憂方廟筭之少勞尚天誅之未決
即承畫接無憚暑行下副具瞻仰寬焦思某久深宗
慕昔荷甄拔誤蒙方底之書俾趨文軌之階甫止中
都之秩荐陪藏室之游而惜旣暮間搢愚自信思金
躍之戒每治假而厚顏七韻出之奇但推藏而卒歲
莫知報効自抵譴訶職是負薪之憂猶曠沒階之禮
曆日其吉趨風匪進班作礪之篇行見進揚於休命
賦素裳之什尚無使至於他人

謝人書啓

海市征商偶繼西溪之躅士車稅鞅幸瞻東魯之風
更辱高文以為先誓褒同華袞既假寵於哀踰報之
南金徒深銘於厚意

謝人詩啓

久厭斗升欲乘桴而浮海幸瞻冠履殆忘何以聞韶
更塵黼黻之文坐增管蒯之重念雜佩相酬之未暇
徒有報章雖賦詩見屬之過宜敢忘拜賜

定婚啓 為甥五首

竊伏閭閻久心傾於德義幸同土壤敢自附於婚姻
伏承某人婉婉多儀幸嘉有則某兄孫某藐是弱質

猶知義方惟節春秋莫收捐其儲祀肆求佹僂使撫
有其室家茲拜成言賜之內主既襲祥於吉卜用委
幣於高閣軒冕照人雖大族非吾偶也蘋藻有奉抑
先君實寵嘉之

韋齋集卷之十一

韋齋集卷之十二

新安朱松喬年

行狀 墓誌銘 祭文

先君行狀

公諱森字良材姓朱氏世家歙州之黃墩七世祖天
祐中以陶雅之命總卒三千戍婺源邑屋賴以安因
家焉曾祖甫祖振父恂皆不仕公少務學科舉既廢
不復事進取既冠而孤他日歲時子姓為壽舉先訓
戒飭諸子諄諄以忠孝和友為本且曰吾家業儒積
德五世後當有顯者當勉勵謹飭以無墜先世之業

已而嗚咽流涕以奉養日短為終身之憂胸中沖淡
視世之榮利泊然若不足以干其心者家人生產未
嘗掛齒子松遊鄉校時時出得失無所欣戚家既素
單久而益急或勸事生業曰外物浮雲爾無庸有為
也使子賢雖不榮於我足不熱適重為後日驕縱之
資爾獨見松從賢師友遊則喜見言色其篤於道義
而鄙外浮榮蓋天資云晚讀內典深解義諦時時為
歌詩恍然有超世之志與人文無賢否皆得其懽心
然胸中白黑了然人莫能名其為通與介也以年月
日卒于建州政和之官舍享年若干娶程氏三男松

舉進士迪功即初尉政和也次擢吹捧二女未適人
將以其年月日寓葬于政和護國院之側謹狀

楊遵道墓誌銘

公姓楊氏諱迪字遵道南劍州將樂人今徵猷閣待
制提點西京嵩山崇福宮某之長子也曾祖某不仕
祖某累贈朝議大夫公為髫兒已能力學指物即賦
灑然如成人既冠益貫穿古今孝友和易中外無間
言平居無喜愠色至急人之困而樂其為善則矯然
取為也極其意而後已與人辨論綱振條析發微詣
極水解的破聞者斂聲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

口故無賢不肖受教之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里有
皆訟不決者連年公一言而兩家為之平其誠信於
人如此崇寧三年侍徽猷官荆南歸展先塋八月甲
子次于邵武之傳舍以疾卒年若干初熙寧中河南
二程先生紹絕學于孟氏不傳之餘四方學者顧俗
學而自悼遊其門者惟恐後獨徽猷與二三公號入
空公方遊太學聲出等夷一旦棄不顧抱經遊于伊
川之門以邈然少年周旋辟公之間同門之士咸歛
手以推先伊川少然可雅器許公公于易春秋尤為
精詣嘗曰人之不可無學猶飢渴之於既食苟不知

其方則常患乎異端之溺人人孰不知此而卒蹈之
者習俗守之也又嘗謂世論莊周怪誕喜訛聖人此
正自淺陋何足以議周也大要周於聖人之道略見
圭角遽欲廣已造大而不能自持至分遊方之內外
以為二豈知夫聖人精義入神者乃所以致用利用
安身者乃所以崇德乎凡者其所得及商畧古今為
文數百篇今有十一二藏于家二程先生既沒天下
師尊其道者推楊氏謂徽猷公龜山先生不敢名而
公負超詣絕人之資克世其學雖世之望公也則亦
然乃不幸而早世豈非命也耶公沒孤尚幼後若干

年始克葬公于其州其縣其鄉阜山之原娶華氏朝
議大夫致仕祖武之女配公無遺德以喪母致疾先
公三年卒子男三人雲舉進士二早夭雲與子相好
學業志操能世其家者以舅氏撫州司馬曹 倍年
之狀來請銘子不及請公自來閩中多從龜山門下
士非間論近世學者至公皆曰吾不及也謹為之銘
銘曰斯文盛衰天膏命之有階其徑異講乘之道理
不治以與聖違有志于得俗學惜之以見自私非
莫施孰為教然真乘暮倚天蓋祐之使與斯文屹屹
山淵源伊洛如星之斗以表後學公為之子妙質

夙戒日濡心停食息訓經不濇不陵師訓是程軌道
以趨不畔墨繩行滿鄉黨世孰知之遺文蔚然不可
瑕疵胡不百年以究其業齋志莫陳方壯而折天其
或者尚相公子我銘幽窆以告來世

承務郎致仕卓公墓誌銘

去建陽而南十里泉竹深靜岸豁而廬者有宋隱君
子承務郎致仕卓公之所築也公既孤置家事不問
奉母夫人居焉養盡禮不踰城邑者三十年某視
公季子特立為同年兄幸獲升堂非公退而語世之
士大夫以謂古之常德君子俯仰不作者如公蓋望

其表而知之宣和五年夏六月過門則公以四月乙未捐館舍矣入哭公柩而退慙其孤且稱遺命將以九月十日襄厝于洞源之塋屬予銘之予視諸孤蕭然不勝哀不忍以荒拙辭謹按卓氏本福唐今為建州建陽人有自公七世祖徙也曾祖某祖某考某皆不仕公諱某字元舉少力學無不通已而語人曰吾家子其可以朕臘不共為親憂去治俯仰之養反誨二弟經紀其孤無可憾皇考屬疾有異僧過門察公憂甚授丹篆符詔朝失僧所在自是尊信內典晚益精詣訓釋其書發明為多既丁皇考憂不御葷酒終

制燕居寢食有常蕭然一室晏如也心平氣和未嘗而短人然無賢不肖尊畏之鄉黨至無訟云季子學問浸有聞時時小得失若弗聞者至試不利禮部始手書古人詩開勉之平生折券不勝計繼室魏氏之亡公方主家事寔不能斂猶有証其自私者未幾証者嘔血疾首陪死於庭識者異之嘗有巨商告公有家難將亟歸從者偶語有見圖意以精金一篋寄公善不索劑約踰年復來出篋示之封識宛然先是營壽歲一日遣人笑闕其道頃之得疾謝醫祝書四句偈示諸子超然非世間語也時季子以迎功郎為越

之山陰丞飭書別之已乃生逝蓋公所建立非易以
死生動而况於美劇之際然猶不及於疑且誇真為
善之難哉生平忠信勤約務要以身先子孫故諸子
暨孫皆兢兢佩先訓端飭自立而其季遂以學行卓
然為聞人其奉身信道有無愧古人者非特見公訓
子之方厚施而必報深蓄而徐發其在茲耶公享年
若干重和改元霈然以年及格而子藉吏部得今官
初娶張氏男五人其四曰某某女二人長適王亮
次適王翕孫皆舉進士孫男女合十八人猶子宣教
即知南原縣雄實狀元行舉視公大人行也顧文字

之不能工何以震耀潛德而燕賢子之心謹誌而銘
之曰以媮自慰世顧曰智我求有常久不克值有隱
卓公抱一陸沉德義為佩而聞其音居然環堵鄉鄰
是效不貴以驕曰公師保夜旦死生泊無戚欣相彼
倘采何直浮雲匪躬之羸肆惠于後以學發身公實
有子洞源之樊公擬所宅有采承休賢此幽刻

謁廟文

涖官云始蜀日告虔祇被靈祠恭陳薄薦仰斬聰直
昭鑒潔誠冀我寵綏沕無災害

代福州禱雨諸祠文

七閩之農鑿山隄海以為田雨暘之節小失其常則有旱沴之憂今茲春夏以來陽亢而雨愷高者源泉涸枯而不可耕下者又為海鹵之所浸蝕溝壑在前民今其惛惛敢佈腹心于我明神惟神扶于明庭廟食茲土斯民歲時奔走隨祀世世而無敢怠者凡以神能佐佑陰陽易凶為豐以免于飢饉流殍之故也惟神奮張威靈誕布甘澤以答斯民之望吏亦預受其賜

又

春秋書不雨傳曰書不雨閔雨也嗟乎為今之吏雖

果能無愧于民以干陰陽之沴而豈敢忘閔雨之意哉屬者雨滂賜駘種不入土三農告病懼不免於溝壑是用齋戒精虔引愆瀝懇控告於我有神惟神孚祐一方克享饋祀尚哀斯民搏手之急密會山川之靈誕敷雷雨之澤庶幾今秋猶得中熟民既得以餘力奉公上之征賦長民之吏受職之神皆無愧於斯人者歲時潔醴豐牲以承事神世世其有數乎

代謁先聖祝文

某間先王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無不在於學而生民以來未有如天子者其肅將使指惣計閱部服官

之初齋後進見於學憲廷諸生與之瞻望跪起于季
生之爽豈獨昭示斯民興其蒙被道德之澤之意抑
今干戈甫息務欲因竭蓋將詢事選言求庶幾於君
民兩是之訓御世揚仁其敢不虔

代謁諸廟文

惟神受職明庭晉司辰命厚祐此土以無災害茲摠
委翰奉將使指惟同幸始敢薦微誠

告贈官文

其罪逆不天未及卸區區烏鳥之養而奄罹酷罰大
恩赤懇永懷身之憂一念及此心肺摧裂恭承餘訓

備官于朝乃紹興七年歲在丁巳天子有事于明堂
祇見天地以祖宗配發號赦天下追榮百執事有列
位于外朝之親而其方備數館閣於是贈先考承事
郎先妣太孺人今既三年矣方繫官于茲若朝夕未
以曠敗即罪而得去朝廷當躬持封冢詔書及命服
以告于壑下南望揪梓長號兩泣謹因摠之政和以
告

焚黃文

紹興七年天子有事于明堂天地報况祉福盈衍遂
推恩大夫士之有列位于朝者而及其親非獨廣孝

治之風亦所以慰人子欲報國極之意其於是時雖
未有朝位而備數館閣有司崇故事以考妣承事即
孺人之命告于第其不肖不足以荷先訓蒙被封豕
之寵而久官行朝又不即奔告以無失時迺淹留至
于今慙懼感咽不知所言恭惟 神靈不昧尚膺
天子丕顧休命

祭丘君文

猗嗟丘公市隱之倫紛攫金而爭先炯懷璧以自珍
超獨懷於德義外不亂其光塵樂怡怡兮自適坦蕩
蕩兮無限題承家之子弟服義方以首身吾未聞歲

夙周悵識其何因惟先君之仲女婦子舍而通姻
勞言還而在道篋覲幣而求陳忽奉訃以來告奄捐
俗而返真嗟乎天之不淑胡獨折此善人念此往哭
其何及為喪也而廢食俯聞公之晚歲頗玩志於竺
文時自世之他幻斯死如夕晨曾其躬之不羸天
以燕其後昆方世曾之有爽矧先德之未泯嗟惟公
復何憾悼生者之號寃馳斯文以俯奠庶冥漠之或
聞

代鄭德興祭龜山先生文

道喪千載聖遠言堙矧曰國家莫善其身三川之郊

篤生至人公甫登仕驅衣其門聖有遺訓俗學所寵
手摩層雲日星昭回六十餘年學者有師斯文所寄
天亦眷之靖康初元天子側席擢從史氏采長諫列
國勢危安廷議中武有懷必獻曰此子青帝王在淮
海始初清明日御許書鴻見老成白髮蒼顏歸待通
英如周武王冊書是承得謝言旋回黑燕息有書有
行四海是武謂當期願難老永錫執鯁乞言福我王
國云何一卧遽告易箚以涕陝朝野太息嗟哉其
禍多難所嬰避影趨風久愧未能越自世及執經師
庭德義之契施及晚世惟先君子諄諄密勿天書之

年動著王室公昇銘章翻敲金石幽寤是歲以詔無
極盛德之賜曷酬萬一祖祭有期未從執紼帝懷元
老天不慙遺奠鴈一哀豈獨吾私

祭鄭龍巖文

我尉允溪少未間道不安厥官跌宕物表維賢宰居
不我瑕疵美疾潛去砭之藥石比稍有間追悔何及
見容則多賢哉師德九仙之別俯仰六年公官龍巖
手書見存知我倦游日困羈縻督以赴銓舊家未寓
來官公鄉日訪代期阻濶十舍跋予望之重九之書
繁然累紙既再涉旬與訃俱至嗚呼哀哉公與人交

通介之間外同光塵淫涓了然達於民政心為衡石
清畏人知不求赫赫勝日婆娑萬事一尊考評書詩
有流百源展矣古人宜壽宜貴豈期微疴一卧遂蛻
位高痊顛基薄崇墉播惡道臭形渥而凶公齊令名
全歸墮下位雖不克不克無憾樂樂諸孤甫以喪歸
身有吏責往弔不時德義之隆追懷永慨孰知子悲
寄此一盃

韋齋集卷之十二終

玉瀾集

新安朱棣逢年

次韻梅花

陰陰雪意雲垂地曳策微行傍清泚眼明橫路出江
梅相暝沙寒迷表裏當年一夢山月明依約瑤臺見
仙子俗緣掣肘意未了弄出飛瓊亂紛委摩娑銅狄
豈須話滄海揚塵固其理花神縱步來閨苑羞怕唐
昌倫玉蕊回風自作粧半面泣露真成愁齟齬相看
一笑豈易得分與天香更清美那知脫屣塵寰去頃
刻蓬萊三萬里黃昏誰伴醉鄉歸天色無情淡如洗

次韻寄求道人

天工惜情春無力桃李顰心少顏色夢中橋首望三
山我是東南未歸客巖壑交游人姓支相思江月半
成規遙知草木代說法豈是畫餅隨兒嬉此身分不
過朝市何日相從拂衣袂豈容陶令戴白蓮會竹鄭
虔書落拓

二詩寄德榮并簡內觀諸友

春風本自掣肘去那更病留過一旬滿眼山川雖不
改連天桃李已成塵銀河誰與洗兵馬膏唾安能泣
鬼神悵望故人分雪比飛雲落日在綸巾

九淵亭上三子見說年來事事新隔水不容招手
喚曲窻已有畫眉人醱醅香好急携酒鷓鴣聲擊催
送春笑我江南未歸客飄然天地一閒身

寄人

一牛鳴地兩禪林霧雨初晴翠靄深熟路綠溪穿窈
窕疎鐘喚客出岷嶽來求黃卷成功處且辦青山避
世心悵望不來還獨送秋風聊作暮雲吟

十月止休日示求道人

老禪獨卧千岩表枯木寒雲伴此身只倚藜根作詩
本肯分秋色與騷人心源落落故難合筆勢翩翩想

絕倫記取濠梁盡全語三山好處要傳真

因踏元看錄才軒因用去年方字韻作此
淇澳渭川那復夢而今天遣出南方要觀大節須霜
雪莫說此君無肺腸照水形容殊不惡臨風言語一
何長山僧豈識留連意千里古人逢異鄉

和德粹三絕

平生樂事在三餘不管捋陰過玉陰絕尾忽參發
句風塵今日正愁予

心賞南樓一味涼波鏡山影上暮林真言體國非吾
事好夢不能千里長

未坐他年百尺樓浮雲身上且悠悠眼高四海騎鯨
客不見長安亦解愁

三山次潘靜之升書記韻

客路那知歲月長掀眉一笑艾菑房且傾徐邈聖賢
酒不問陳登上下淋雲影翻空迷海嶠秋聲隨夢到
江鄉明朝各聽船窓雨猶憶拈棋戰四郎

邈書寄出與李知哲唱和詩次韻

邂逅招提頓客輶十年塵土且休休三人月下從渠
便二老風流到我不南北只今無好語山川如許更
悲秋故應騰作鏘金句莫羨群兒萬戶侯

老兵種菊以詩謝之

蔬畦雨徑策勳時徒種隣墻菊兩枝
九日無人過朱
放十分舉酒酌王尼花裁卓玉秋風健香近龍涎曉
夢知負口不應還負眼長鏡炯爾鎮相隨

鄭德子同遊桃花山次韻

江村卜筭路斜斜摸寫癯仙四壁家
聞道讀書忘肉
味不緣避世宿挑花青山自作千年調白眼空驚一
望賒欲買雞豚投近社烟蓑雨笠寄生涯
春紅萬樹抱山斜落落真淳自一家
雲起坐中疑有
兩酒行杯面恐飛花塵緣未斷心雖勝他日重來約

尚矚重情淵明記遺事武陵今不在天涯

九日與客語慨然有廬山之興

九日黃花笑白頭分將牢落付林丘
半川暝色聊償
夢別嶺秋聲旋寄愁江國經年成浪語
匡廬入手是
真休未能免俗須登陸睨視元龍百尺樓

草堂諸陳同遊崧山精舍冕仲携琴先歸用

壁間韻

來伴秋風十日閑筆端久已識波瀾
煩君一醉雙風
月乞與兒曹白眼看
破塵妙語慰時人鶴綠深衣雨墊巾
獨自抱琴山下

去石橋月色為誰新

三山次鄭德子韻

日脚微明雨脚疎誰將雲夢賦相如
西南山好君知不一見全勝讀異書

何日歸舟片葉輕白鷗相伴搗微鳴
只應謝豹逢窻處已作離騷一半清

次韻梅花兩絕句

一月尤溪烟雨濛正梅揮舞任人逢
江南他日摘香處莫忘雲間雙鬢峯

清淺鸞環遠故牆巨身將影理殘妝
西施俗處無人

見冷落吳宮溪水香

徐彥猷以仇池詩句為韻作詩十四章見示
答之

徐侯筆下波濤寬新詩示我清且閑
誰能辛苦學飯顆格轍已到元和間
春寒十日不出戶坐想江柳分烟鬟
東坡老仙有奇句折韻琢句充爛斑
疾雷一洗牛蟻鬧羯鼓畧驚桃李頑
周郎知音亦已久仲車著語誰當刪
大韶六鈞古稱重汝自力弱無由彎
胡為坎坎事唾點今古可笑兒童孱
鄉閭春物入意匠水光花氣相回環
莫嫌象口亂如沸當見三耳生其韻

嗟五和詩雖已晚識君妙意存高山告君詩妙須飲
酒社雍一醉寧當慳言或酒常云人言詩好即飲酒

寓居南軒

雲氣披猖月意孤冬青倒影上庭隅燈橫老薜蘿方
去書掩新芸室已無一世盡知閑魯酒十年不擬嘆
齊筭支頤坐覺疎星沒獨扣龍頭瀉酪奴

答戲昭文梅花

臘到方留此日寒雨多未覺過雲殘共驚臺柳意
去獨把園花細細看洗面不勞千點雪薰衣剝破一
分檀詩人窮苦誰料理只倚東風酒量寬

乙丑臘月十七日立春

日數今年臘天饒半月春酒船欺白首挑鬢笑青唇
遊地疎同隊一作黨逢人試問津傷心穿豺虎未肯盡

奔秦

南山收宿雨
鱗甲一番新

延平道中

一溪春漲午晴初日透波光綠浸裾却憶孤山山下
路石橋清澈看又魚
雲間三十六峯高北望思歸夢亦勞來客雙峰莫相
笑少低吾眼為兒曹

再次鼃湖阻水因由董山

山雨疎疎心又驚起瞻天色斗微明他年一枕江閣
夢知憶逢意此夜聲

一川黃濁寫崐崙若眼南溪不盡吞三老亦知行意
連時時插竹記沙痕

拂拂朝霞到客舟苦疑雨意在鳴鳩好奉天半元相
識且作僧林扶策遊

夢好山晴曉不知船邊今日見鬚眉向來快寫崑崙
地元有薰風綠盡時

向年舟自三山上延平和人韵兩絕

春江一月因揚舠醉夢無人與喚醒欲識故交金石

處相逢詩裏眼猶青

春風一夢收桃李雙燕不知愁絕時卧向蓬窗飽聽
雨無人識此是新詩

元英折惠抽花

白玉擎花五葉芳春風吹盡洞庭霜河西道眼分明
處識破此中知見香

乙丑除夜寓永興寄五二姪一首

殘臘避新正疾馳不可羈梅花相行色更以風雨送
傷哉綠林豪支派出章貢荐食今幾年金帛既克揀
王旅走山澤魄散失飢凍空聞米粟煎不救干戈痛

冥冥紙錢底千室羅蓋甕祀先不暇膏一夜驚入夢
書生口擊賦自愧脫嘲弄經營華陽馬想像丹穴鳳
融融聲教中焉得餘此衆由基執弧矢鼯鼠何足中
浮烟起南舍春事行倥偬挑寒強破蔬鳥靜獨成吟
詩情寫物色心匠與折衷章草簡阿戎溪頭試微諷
僕自以四月十四日自延平歸所寓之南軒
積雨陰濕體中不佳二十五日夜夢至一處
流水被道色清絕若有欄檻而無屋宇有筆
硯皆浸水中予驚問何地旁有應者曰此玉
瀾堂也夢中欲取水巾筆硯作詩詩未成而

覺意緒蕭爽殆不類人世難已一再鳴矣因
賦此

蘧蘧飛夢過雲鄉物色清輝眼界長闔闔未招金馬
士蓬萊先立玉瀾堂千尋濯足衣裘冷六字哦詩筆
硯香當與瑤池作同社紅巾青鳥兩相忘

贈周功崇

閩嶺浮沈二十年歸心日夜夢江天謾題甲乙頌君
看若說功名只自憐造物小兒知薄相箇中老子已
忘筌一節聞作東南去豈欲求人左海邊

悼鄭彥繼書墓亭

蒼梧翠柏泣西風尺冢巍然宿草中寶劍何心求季
子隻雞今日過橋公麟經有味人誰識鶴陣論功氣
自雄欲拂蒼厓寫奇節陳琳撒手語言工

竹醉日懷故山

一室真容勝一作不何人客子猷土浮迎竹醉雲淨
對山羞無地青歸愧他年翠繞樓且從隣寺去烟雨
一作看沙鷗

繁暑

繁暑不可度病餘少見招投鄰借軒卧信手得書饒
壽我藥雙笈驚人詩一瓢醒心憑雪鷺只恐日薰銷

大食瓶

麻質謝天巧風輪出鬼謀入空奔關伯隨舶震陽侯
獨鳥藏身穩雙虹繞腹流可克王會眠漆簡寫成周

春寒

人道春寒早擊舟楚山一夜雨瀏瀏此生削跡江邊
路嫩綠紛紅只自愁

夏夜極涼

素簡久辭夜清風先戒秋稻深群蛤吠草暗一螢流
舌在殊無計心空尚有求按圖尋分野楚尾見吾州

六月二十日 二十一日 立秋

天涯明月見秋風
錯莫誰驚碧樹空
豈意楚山招隱處
盡歸蜀客廣輿中
釣魚聊爾針方直
乞米茫然帖自工
獨卧南軒聽南澗
壘花猶作杜鵑紅

尤溪縣之南李花千樹無一雜木春時嘗飲
其中酒家小軒可愛不知何故不曾作詩追
賦二首明年脩故事當書之壁間

橋外茅茨好相過
問酒錢李花今若此
白髮自茫然
落日雲千步
春風雪一川
明朝記來處
石澗響濺濺

又

見說小軒久無人
喚我來直如春力快
故遣客懷開

玉立花千樹
霞翻酒一杯
江陵二月尾
襍韻信難陪

春間小詩書趙園壁追錄之

柳態隨時秀
花容近酒輕
綠意京洛語
蓋抹早鶯聲

又

小語不知夕
幽香無盡時
影寒人欲醉
明月照醉麴

又

自得春風信
閑懷待此花
餘寒固艱棘
今夕雪斜斜

又

夜月閑杯淺
春風楚製輕
故鄉空費夢
來此聽鶯聲

夜坐池上用簡齋韻

落日解衣無一事移床臨水已三回斗沉北嶺魚方
樂月過秋河雁不來踈翠庭前供答話淺紅未未勸
持盃明明獨對蒼華影莫上睢陽萬死臺

平津

西風扶病上江樓老眼淒迷一色秋帆影裏雲追斷
雁角聲吹月舞潛蚪栽培白業初無路點檢青山始
欲愁左海此中纔咫尺何年烟雨解扁舟

九日與數客登善福院之絕頂晚飲茗飲閣
予以病先歸賦十二韻

風日迫佳節一川秋意昏臨高分石磴却立數烟村

楚製隨雲物蠻花照酒痕龍山嗟未久藍水想空存
鴻雁頻收喚茱萸幾斷魂拍肩尋熟路登閣換餘樽
鍾楚規繩濶親朋笑語溫加蓬携海嶠聞笛憶鄉園
夢記南柯守兵看左角奔詩凡羞晉宋髮短任乾坤
汝輩禪心起今生道眼渾不知東嶂外甍甍湧金盆

秋日

鳴鵑初歇樹猶陰黃菊紅榴色轉深管領秋風有今
日留仙裙稱辟寒金
蘇弄天風髮彩涼西河一笑問吳剛借君玉斧煇輕
手留取箇中秋影香

山靜溪回繡繡晴鷺群點點雪分明影沈寒水初無
意只是魚兒獨自驚

葵道人之三山

君家雙峰下祝髮事香火豈無遠遊志因此萬山畏
坐閱腰包中未接話已墮翩然問知津九仙入風柁
真真荔枝浦華屋紛級砥邂逅倘逢渠周旋寧作我
閉門造車語雖陋佛所可他年笑相視此計無乃左

次嶺上壁間韻

雲卧雙峰祇對亭黃塵攀拂玉梅驚春風一棹歸來
早誰作窻間擁鼻聲

春風

一舉造物手萬生和氣中酒邊排雪意詩裏要春風
了了誰孤起滔滔我即空試詢三世事猶有讀書功

折山道中六言寄湧翠道人

折山有路可上他日雲巖萬家用處何曾觸石一禪
指頂天涯

雪暖網橫危磴日沈舟泊平沙款乃一聲歸去炊烟
逗起蘆花

牛卧黃茅岡底鷺歸紅葉村邊可是太平無象溪橋
醉舞華顛

玉梅無意相惱，嗾人烟雨踈踈。擬寫箇中妙處，話煩不到西湖。

草枯蟲躍，鷺響溪靜，魚行閃光。只麼時時管帶，可須細細商量。

既有女名靈照，何妨自作維摩。要見諸天辦供，問他風月山河。

寄龔十三

支願獨揖北窓風，怪事從今吐吐空。簡策不知春色晚，山川渾落戰塵中。花飄茵席三生淨，草入池塘一句工。想見楚龔懷我處，扁舟遊蕩夕陽紅。

穀雨

大點紛林際，虛簷寫夢中。明朝知穀雨，無策禁花風。石渚收機巧，烟蓑建事功。越禽牢閉口，吾道寄天公。礪叟書云：牡丹醱醲已盡，胡不歸。

客次驚衰白，歸期先牡丹。空枝魚病力，啼鳥悶愁端。平日長相憶，東風恐不看。冰容亦零落，唯是有春寒。姚大本以李義山詩韻作詩題，息軒繼作。

隱几心疑水，携盃影照山。六窓開畔岸，一榻掃中間。拍子方饒舌，花枝忽解顏。定餘牛自牧，夢起蝶相閑。闌闌初無路，蓬萊別有班。藏舟知夜失，面壁竟西還。

老矣從他笑公乎伴我閑體坤詩更好分寸許躋攀
書報國壁向年寓學於此嘗見虹下飲溪中
復聞子規
昔與春風來此時携書齷齪伴兒嬉山晴欄倚投雌
霓身病林巒歸子規短髮蕭蕭吹易盡長江滾滾去
何之欲追舊事無言說更作三生石上期

蓋竹與陳和仲昆季

玉樹成群不可攀謾將牢落待蒼山五年分手河梁
外一夕連床風雨間梅蕊凌寒春欲動酒杯無力病
相闌朱陳自古同鄉社更約青雲作往還

寄夢肇

滄海橫流無處安只今且作夢中看豈須遊戲兩蝸
角收此微茫一彈丸老境懷人山宛轉春風看物髻
摧殘窮愁似與詩增氣嚼雪敲冰字字寒

辛酉五月望簡陳和仲

秀出雪峯一千衆挽回廬阜三十年赤烏白馬吐傑
句黃花翠竹通幽禪竺師不假報文度鑿齒本自知
彌天可憐烏石嶺下路榕葉炯炯疑雲烟

用東坡武昌寒溪韻三篇同揚良翰

漫即古邑理蒿萊五柳合抱何人栽浯溪未作天寶

頌
寒氣已壓南昌梅蘇公鄧公先後到一時玉立高
崑崙扁舟載酒渡江水千山軟翠昏樓臺窪尊挹飲
追太古雲荒石老無紛埃歸來玉署念赤壁側身西
望銀濤堆英辭傑句相震發尚記野鳥窺空壘只今
却數未百載蟲篆想見留巖隈中原膾脍雜夷夏淮
北城壘生莓苔公于天與濟世具曷不手引梟鷲開
空遣筆力配元祐頓覺紙上千軍摧禁中頗牧知在
即號令前日頌風雷丹青元向大羽出貂蟬要自兜
鍔來數公文字雖勝絕莫使變作離騷哀
東坡謫官未放回挑花不擊玄都栽機牙受觸造物

手五見江雨肥江梅扁舟一笑凌浩渺瘦筇結伴登
崔嵬窪尊故事遠浪容鳥篆真迹追浯壘次山有浯壘銘見六
集一漂流長有北闕夢邂逅果踏東華埃玉堂夜直對
同舍金燭照座花成堆帝觴雨露澆舌本忽憶樊口
俯山壘聯詩共刻醉眠處至今寶氣蟠巖隈閱西夫
子獨好事振垣行即吟蒼苔斯文突過元祐上已覺
萬丈光芒開臨風吊客感赤壁公瑾孟德俱彫摧英
雄割據亦兒戲安用七筋驚蚊雷東坡羽化不復返
浪叟何日成歸未鸚鵡洲前舊時路寒波荒草令人
哀

故園山水真奇哉三徑蘭菊當年我自嗟流浪不知
返江城曉角愁吹梅詩書邀我忽半世車轂前却連
崔嵬試尋夷路到勝處馬力已竭烟輿臺去天尺五
吐傑句孔丘盜跖俱塵埃坐疑蓬島尋丈爾扁舟往
入浮雲堆肩摩嵒向挽焦眉欲倒瀛海為尊壘夢中
失脚在何許千里閩越天南隈隻身形影自相弔俯
仰馬鬣迷青苔蘭塔彫謝如葉落荆樹條淡無花開
向來愚公不自度一手欲以太華摧那知天日山頂
露兒啼下昨雲間雷華亭黃耳竟安在遼東白鶴還
飛來終尋三十六峯去要做鼎許平餘哀

感事

大弓竊陽氏神鼎淪泗淵何須識微士周魯必不全
武庫一朝火斬蛇逐飛烟傷心眼前事虜定紛然

又

山川非晉土悲泣劾楚囚一語強自慰凄迷望神州
刺史下荆水司農耒石頭上園管夷吾過計非私憂

又

元規負康濟徒手嬰群雄兵從歷陽來無地逃姦鋒
誰乎死社稷千載一卞公英風與義氣建立成江東

雪梅 各一首

去年雪欺客平地一尺深謝遣東閣花那顧西床琴
故人初不知屋側乃見尋悠然振衣起誰復明此心

又

寒梅卧烟雨山澤有奇氣六龍扶翼之月袂攬雲纒
先生九疑仙心識真蒼稊裁詩作花骨瘦淨乃可貴

道中

疾憂勸征行金大方抵牾肯分餉群僕乘月問前路
小兒何自至稱我陳洲渡暗浪擊層崖平沙起鷺鷥
蒼蒼川花開葉蒙山氣聚物情豈不嘉悶滯非所遇
鈴語出林表風期呼我住尋幽本素志觸熱詠嘉句

午枕得高深復覺清景駐誰云適所願永乏濟世具
以茲一夢頃可况百年遇吐我郭氏子破甑尚欲顧

自作挽歌辭

憂幽坐南軒萬壑取我因疾雷且不聞烏知草蟲愁
強顏理簡編閱世如東流滔滔竟不返誰復操戈矛
天涯念孤姪携母依諸劉書來話悲辛心往形輒留
先塋托仙峯山僧掃梧楸二女隨母往外翁今白頭
伯氏尚書郎名字騰九州仲兄中武舉氣欲無羗首
隸華一朝集荆樹三枝稠堂堂相繼去遺我歸山丘
漆園夢方覺白衣雲正浮凭陵若蹈空何處停華輜

故鄉豈不懷一作戀屋食良一作易謀自我識廢興於
天無怨尤平生喜聞詩此詩當挽謳不須生芻蕘君
從二兄游一作溱園一作蓬遠白衣一作初浮

玉瀾集終

英偉豪傑之士生必有所自來故
其亡也決不泯與草木俱腐觀
玉瀾先生之集顧不異哉夫得則
喜失則悲有所不平則怨刺此詩
人之情也惟深於道者不然無人
而不自得先生近之先生少有軼
才自負其長不肯隨俗俯仰厄窮

蹉跎有人所難堪而其節愈厲其
氣益高其詩閒暇畧不見悲傷惟
悴之態其視富貴利達真批糠土
苴爾春風一篇雍容廣大有聖門
舞雩氣象感事三篇慨然見經世
之志自作挽歌詞齊得喪一死生
直歆友淵明於千載至所謂自我

識興廢於天無怨尤非深於道者
能如是乎嗚呼以先生之才使其
作於聲詩薦之郊廟發其所蘊措
諸事業何愧古人百不一售使後
世所以知公者獨此數十詩而已
悲夫先生有兄曰韋齋白首郎潛
不究大用人以為恨其詩凌厲高

古有建安七子之風常齋之子南
康史君今又以道學倡其詩源遠
而流長信矣哉淳熙辛丑仲春望
日梁谿尤袤敬跋

予承乏吳邑嘗手錄韋齋
先生集若干卷而訛闕無
所予考比倅新安謂文公
于紫陽書院紫陽常齋舊
遊地也因舉其故通守睢
陽陳侯性之乃出是編與

其弟玉瀾集一卷爰正所
錄本并刻之嗚呼是書始
行於南康再行於旌德今
不傳久矣新安為韋齋里
居而後學之仕於其地歆
徵文獻固不可無是書歆

溯本源尤不可無是書况
有裨於風化願見而不可
得者則是書信不可無也
若夫先生父子昆弟家學
之相授受序跋郡乘已載
顛末復何言

弘治癸亥春二月既望任
丘鄺璠謹題

太倉浦泰心傳氏手錄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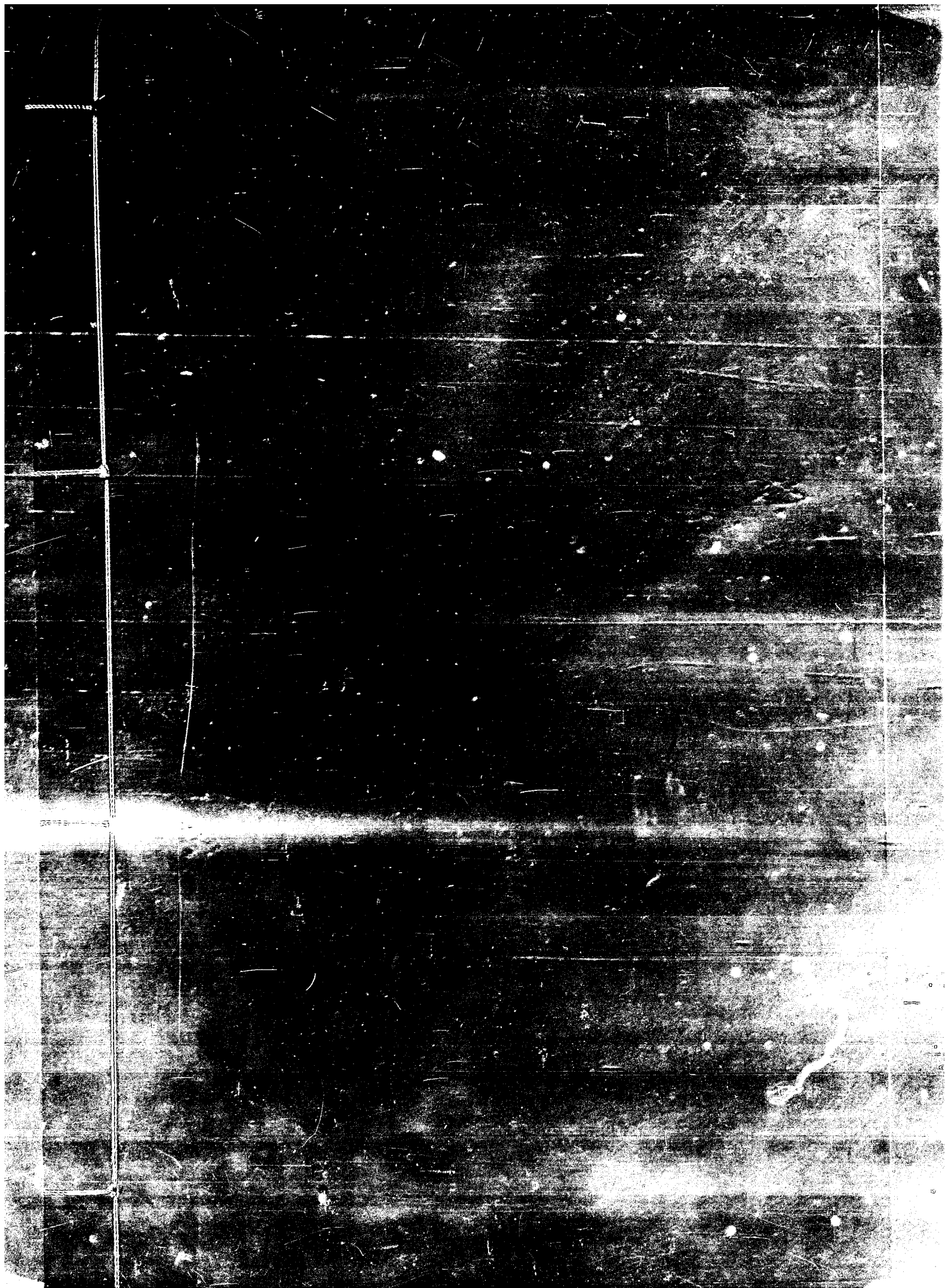
雍正四年丙子歲仲春月書於杏花樓

通計二百
十五頁



時年五
十有一





韋齋集十二卷

宋朱松撰

玉瀾集一卷

宋朱榘撰

清雍正四年浦泰抄本〔浦泰題
款〕

二册

本部书完

书 号 8472

本片卷含